

冊四

批詞類

大理院批示

刑科一庭

准總檢察廳收送貴州已革武生吳家楨控楊順芳等抄搶等情不服

止訴一案

案查革生吳家楨因已故堂兄吳紹奇之妻陳氏病故所有產業概歸該

革生承受

吳紹奇妹夫楊順芳夫妻前往吊喪囑令赴川搬吳紹奇父母靈柩該革

生謂其干涉家產遂以抄搶瓜分等情呈控經該縣訊明依誣告死罪未決律擬以

滿流加役控經該省審判廳仍照原判定擬茲復以前情赴院上訴詳加查核楊順

芳等抄搶節既據該縣訊明並無其事且該革生業出具誣告甘結存案即屬供

誣確鑿且詐各節顯係畏罪希圖翻案應即駁斥惟原所擬罪名係指誣告強盜

未決而楊順芳為吳紹奇胞妹之夫惟無尊卑名分可言在律圖為無服之親

當吳紹奇要甫經病故之時產業是否該革生承受尚未有定應仍以吳紹奇之

產論如吳家楨抄搶屬實酌照無服之親行強盜減一等科斷罪名滿流今訊係誣

告依誣不論已決未決仍止流三千里該縣據科以誣告死罪未決係屬錯

誤重即家楨應改悞告流罪不論已決未決罪止流三千里律擬三千里係

常人所本地習藝所工作十年限滿釋放其宋錫洪一犯應照原判依不

B3873000

誤重即

常人所

本地習藝所

工作十年限滿

釋放其宋錫洪

一犯應照原判

依不

論已決未決

仍止流三千里

該縣據科以

誣告死罪未

決係屬錯

誤重即

常人所

本地習藝所

工作十年限

滿釋放其宋

錫洪一犯應

照原判依不

論已決未決

仍止流三千里

該縣據科以

誣告死罪未

決係屬錯

誤重即

常人所

本地習藝所

工作十年限

滿釋放其宋

錫洪一犯應

照原判依不

論已決未決

仍止流三千里

該縣據科以

誣告死罪未

決係屬錯

誤重即

常人所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387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法類 獄訟 案牘 1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各省審判廳判牘不分卷

版權所有: 東洋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誤重即

常人所

本地習藝所

工作十年限

滿釋放其宋

錫洪一犯應

照原判依不

論已決未決

仍止流三千里

該縣據科以

誣告死罪未

決係屬錯

誤重即

常人所

本地習藝所

工作十年限

滿釋放其宋

錫洪一犯應

照原判依不

論已決未決

仍止流三千里

該縣據科以

誣告死罪未

決係屬錯

誤重即

常人所

本地習藝所

工作十年限

滿釋放其宋

錫洪一犯應

照原判依不

論已決未決

各省審判廳判牘

批詞類

法學研究社印行

書名 各省審判廳判牘不分卷
撰者 法學研究社 輯
卷 冊四
內容分類 史·政書·法令·判牘
索書號 大木 法類 獄訟 案牘 11
編號 B3873000

各省審判廳判牘不分卷
法學研究社 輯
冊四
史·政書·法令·判牘
大木 法類 獄訟 案牘 11
B387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387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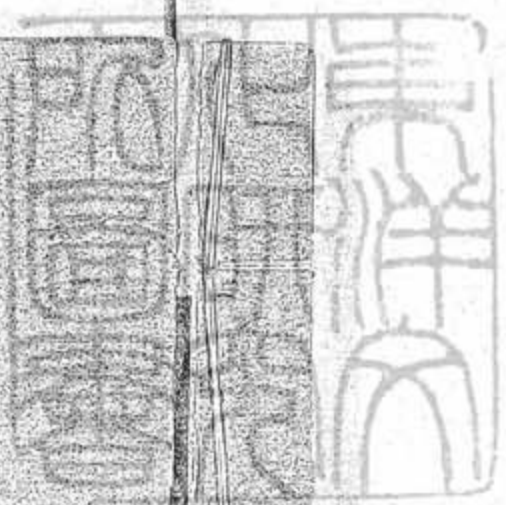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法類 獄訟 案牘 1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各省審判廳判牘不分卷

版權所有: 東洋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各省審判廳判牘



虧空公款借債不償

梧州地方
審判廳案

據嚴實階供稱前浙江玉環同知駱子卓因虧空公款無力賠繳於光緒三十
初五日請憑錢恭伯潘仲舫嚴子文等向伊借去店本英洋一千元立有
借約訂明按月一分起息今冬回任照數本利歸清倘到任日遠當令長子返粵售
產子母歸還決不食言等語是冬經伊收過利息英洋二十元次年八月初十日駱
子卓携眷去浙查詢無踪客春始聞補授梧州府知府之信八月十六日伊即籌措
盤川由温航海經由廣州佛山而達梧州盤桓兩月辛苦萬狀迨駱子卓調署柳州
由梧同行至署旅居數月懸款無着七月底遂出署計自去腊起截至今年六月底
止陸續用過駱子卓毫銀二百三十元臨行要寫收條一帋註明川資字樣請調閱
收条如係利息字樣甘願加倍處罰又稱此案經伊控訴各憲批飭清償駱子卓抗
諭不理故來廳呈訴所有駱子卓舊該本息英洋一千四百四十六元六角六分及
因債虧累川資辛金雜費銀一千四百四十四元八角六分又將來應用旅費請求
判令如數給償證人嚴子文供同質據被告委任家丁蔣瑞祥供稱家主前在玉環

同知任內因公虧累借過嚴奠階英洋千元按月一分起息書立借約是實在溫還過利息英洋二十元在柳又還過毫銀二百三十元收條均由家主長子駱沛雲帶往佛山明正可望寄來惟收條是否書明利息抑或作為川資家丁實不清楚家主官况清苦如蒙減利還本擬即籌款歸還萬一不能減利亦請秉公判斷一俟領出養廉即便先行繳廳其餘悉由明年正月內全清各等情（證明理曲之緣由查駱子卓因在浙虧欠公款無由彌補於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初五日憑中向嚴奠階借洋一千元按月一分行息書立借約以到任或售產為償還本息之條件隨後駱子卓去浙來桂則所借嚴奠階之款自應回粵售產或另籌清償以踐前約否則於柳州府署任內嚴奠階來署追債即應設法清理乃遲之又久償款無着致令嚴奠階迭稟上訴逗遛甚久請求損害賠償本無不合惟嚴奠階從前慨然以千元鉅款濟駱子卓之急交誼不為不篤今雖遠道索償而駱子卓景况欠佳本息償還一時尚難辦到若復備列他項費用絲絲計較負擔過重於事實究屬難行應判令駱子卓按照原約本息銀色限期清償以息訟端而全友誼嚴奠階追債來桂不無損失即以柳州府所用之款作為川資嚴奠階不得格外要求駱子卓亦不得再求減少判決完案

虧欠鉅款破產還債

新民地方
審判廳案

緣薛明玉之父薛秀章於光緒九年間在新民府街上開設永昇店生理其拒事歸執事人方獻亭管理已亦在店照看至十四年間薛秀章病故薛明玉胞兄薛明俊接管拒事按年結算賬目向有餘利因值二十六年地方變亂生意賠累以致無本至三十一年六月間荒閉所出憑帖經薛明俊陸續開發清楚各債未償薛明俊於三十四年五月間病故宣統元年二月間蘇秀峰即以抗債不償等情在新民府控告經新民府集訊薛明玉因債多產少不敷開發自願破產均分未及訊結值審判廳成立由府將原被卷宗咨送到廳當經本廳提訊薛明玉復申前請並將所欠各帳開單呈送嗣據各欠戶亦以薛明玉估變攤還等情前後呈請前來經本廳提集質訊取具各欠戶圖書帳條分別移請各該地方衙門調查數目均屬相符飭令薛明玉如數開列清單派員帶同原被前往照單查明公同估計報告到廳旋據蘇秀峯等以薛明玉尚有隱匿產業開單請查質之薛明玉供稱所指之產均已押賣與人令將押賣之人並文契找送來廳查得蘇秀峰所指隱匿之產在袁瑞堂處地三十九日永聚增即袁麟書處地二十九日七畝王香亭處二十三畝周惠風平房五間提訊袁瑞堂袁麟書王香亭周惠風均稱實有此項房地惟均立契押賣查

驗袁瑞堂之地押價市錢六萬吊袁麟書之地押價三萬二千吊王香亭之地押價一萬二千吊契內載明指地借錢袁麟書之契係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所立均係薛明玉自置之產王香亭之契係三十二年六月間所立係薛明玉原典宗室錫臣之地隨帶紅契周惠風之房原價一千吊係屬賣契其餘所指零星之地或係遠年典賣或係薛明玉族叔薛連浦之產原指之蘇秀峰等亦稱不必再查並願出具別無隱匿產業甘結本廳以袁瑞堂袁麟書王香亭所押之產既係指地借錢又均得有利利息租項與典賣者不同自應歸入眾欠戶內一律攤還以昭平允即將原押之契送商務會估明價值具覆到廳復經本廳傳集公同查訊明確薛明玉實欠世昌德市錢四萬零四百六十四吊四百文義盛德二萬吊恒有為九萬四千零八十八吊零九百五十五文裕盛增一萬三千七百八十七吊裕恒隆九千三百零五吊王維清即全福堂八千九百五十吊侯耀先即寶生堂一千七百五十一吊七百五十五文周鵬金即本立堂一千五百五十九吊四百文魏聘卿即成厚堂六千二百九十九吊四百八十文協成玉三百六十六吊九百七十文天益德即尹秀生二千八百六十吊零四百文義順東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八吊六百文巨盛當即齊玉賢三百九十五吊七百九福順店二百二十一吊八百三十文慶升號八千零二十二吊七百九十文慶升東二千一百九十一吊八百八十文東興堂二千吊福盛和四百二十三吊七百三十文慶升當七百七十二吊三百九十文福順興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七吊八百四十文謙益亨三百四十五吊七百文順成永九千九百四十一吊萬裕隆八百五十吊零八百七十文增益湧二千二百八十一吊八百四十文增興湧五百三十八吊九百文德聚成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六吊七百四十文太和堂八千六百九十一吊六百五十五文祥發棧四千六百八十一吊六百八十八文王占春一千二百六十二吊四百四十文增盛慶二萬四千二百三十吊零八百五十五文蘇秀峰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吊福德隆即沈瑞周四百八十吊袁瑞堂六萬吊袁麟書三萬二千吊王香亭一萬二千吊存發德四千五百三十九吊二百五十五文東升怡一百零七吊五百文張老俊一千九百八十六吊八百文福盛號二百八十吊福順成四百四十二吊二百文恒春福二百三十五吊一百六十文廣生貞一百九十八吊天成永三千六百七十吊乾生當三百十七吊三百文義記二百十三吊二百四十文以上共欠各戶市錢四十四萬一千二十六吊三百二十文惟各號欠戶分隸各處未能按戶到廳既令親信之人代表亦均取具担任各結內有零債數家或其店業已荒閉或其人不知去向查我需時自應先照永昇店原帳合數薛明玉所交之產

經本廳派員帶同原被公同估得實價九萬六千零二十一吊袁瑞堂等押產並官斗秤經商會估明價值八萬五千七百一十八吊兩共值價十八萬五千九百八十九吊內有原估官斗四面價值三千四百五十吊官秤一杆價值八百吊共值價四千二百五十吊此係永昇店原領官斗秤執照店荒即廢何能變價應行扣除淨值價十八萬一千七百三十九吊按照估價攤還各戶均皆允服惟袁瑞堂再三狡展據稱伊債係薛明玉所欠與永昇店無涉查永昇店為薛明玉完全股東店與家本係一事况現在所變之產均係薛明玉家產豈能分其家債店債又稱伊債係二十年六年因薛明玉被綁借其救命之款與別項不同不能歸入大家欠戶內攤還查薛明玉被綁袁瑞堂借款相救以對薛明玉一方面而論固屬因同再造與尋常借項不同如係薛明玉自行開發自應先儘此債然現在薛明玉之債不敷開發已將各產交出聽候公估攤還則各產即屬各欠戶之產在各欠戶與袁瑞堂並無感情自應相提並論何能再分厚薄又稱伊原控時並未列名亦無人告發因眾欠戶有契假之說是以到堂驗契何能扣留估價查薛明玉破產還債不敷甚多凡原有之產無論當賣均應查驗如有隱匿者各欠戶亦可指究本不在原控內有無其人亦不在原單內有無此產等語再三理喻袁瑞堂總不輸服案關破產欠戶眾多未便以

一人不服致滋拖累應即判決 查此案薛明玉所欠各債或係存留貨款或係來往欠項均屬互有賬據惟袁瑞堂袁麟書王香亭所借之款另有紅契及原典契作抵現在薛明玉破產還債既屬公估攤還自不能以有抵與無抵者稍有分別况袁瑞堂袁麟書與薛明玉均係至親其款據稱係二十六年所借至三十一年另又立契即使屬實借款與押產相隔數年其為永昇店荒閉取先發制人之巧可知况與王香亭得過租項利息較語別項空欠之債更為優異應將押產估變公攤以始大公而示平允查薛明玉共欠債四十四萬三千八百三十四吊七百七十文其所交之產及袁瑞堂等押產共估價十八萬一千七百三十九吊以估價均勻核算每一戶均可照四成零九毛四絲七忽五微攤還應即判令各戶無論欠數多寡何項欠款一律照四成零九毛四絲七忽五微攤還惟薛明玉所交之產均係田產雜物拍賣變價實非易易現據各債戶供稱此項產業均願領回照估變分本可照准然欠戶眾多且有未到者若遽予發給難免不有藉口之人應將估產單先行發給各欠戶按照大小欠數如何友配領產公同議明後再行呈領契據或交商會公同均分亦聽欠戶之便周惠風所受之房既係託賣不能再行估變契據發還薛明玉原典之產無論何人承受至期應准出典戶備價贖回不得藉口刁難薛明玉家產既經

各欠戶查明具結諒無隱匿訟費亦貧免追帳據註銷存案備查此判

合股營業耗欠鉅款按股勒追

新民地方
審判廳案

緣靳錫九邀允餘蔭堂即景和承蔭堂即葆勛福盛堂即苗瑞祥三多堂即常世卿三德堂即趙省三慎餘堂即雷秀廷厚蔭堂即李玉書等股東八人各出資本立有合同於光緒二十四年間在新民府街開設公興泉燒鍋生理係李玉書充當該號執事人開至三十四年正月間清算賬目按股均分餘利福盛堂即苗瑞祥三多堂即常世卿厚蔭堂即李玉書均於清賬後退股立有退約復經餘慶堂靳錫九出資本市錢六萬吊作為四股餘蔭堂即景和出資本四萬五千吊作三股承蔭堂即葆勛出資本二萬二千五百吊作一股五釐三德堂即趙省三出資本四千五百吊作三股慎餘堂即雷秀廷出資本四千五百吊作三釐股歸靳錫九執事立有紅帳該號向憑出帖流通以資週轉是年六月間新民府管守整頓憑帖與商會議定各鋪量本出帖刻有告示官戳勒限收舊換新俟舊帖收齊後均以刷印官戳之帖紙為憑不准額外多開亦不准私行開使公興泉原限准出憑帖市錢十萬吊係瑞生棧福太香恒增店福世興並公興泉共五家連環出保靳錫九因圖多收糧石所限憑帖不敷使用獨自起意赴天津不識姓名刻字鋪中刻得官戳一塊陸續自行填寫

行用合股東因未及在舖均不知情宣統元年十二月間公興泉被憑帖擠荒經新民府張守傳集股東查封舖產先交商會變價收換憑帖以圖補救乃該號憑帖額外浮開以致愈收愈多勢難救全即將出保各舖並令靳錫九之侄靳益三交出文契先行分別封存嗣經景和以前與靳錫九等夥開公興泉業已退股祇有存款並無股本等情控奉(農工商部轉咨)督憲札府查辦新民府將辦理情形呈奉提法司批飭送歸審判廳訊斷旋准新民府將人證原卷移送廳當經提訊據靳益三供稱伊舖實係與景和等夥開有紅帳為證景和於去年十二月間來舖見憑帖被擠開去公興泉不填年月空借卷一紙計銀五千兩伊現以查明共出憑帖三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二吊三百文至私刻官戳浮開憑帖均係伊伯父靳錫九所為伊與各股東先不知情質之股東葆勛等供亦相同提訊靳錫九因病未到即經勒限催傳景和去後旋據日商大倉煤局以公興泉賒欠煤價洋一千四百九十七元合市錢一萬一千六百一十三吊牛馬稅局欠交宣統元年冬季酒稅大洋一千七百二十八元作小洋一千九百元另另八角合市錢一萬五千另另五十八文又欠十文交房租二千九百吊又欠福世號市錢一千三百五十吊另五百八十八文又欠公集號市錢五千吊又欠公發源市錢三千二百三十二吊六百九十文又欠華順

太市錢三百三十三吊六百六十文又欠同源號市錢一萬吊又欠福善堂市錢三千八百另六千四百七十文又欠金記市錢五千二百五十九吊六百五十文又欠萬育堂市錢十一吊一百三十文又欠天源生市錢二十七吊一百一十文又欠世義爐市錢三百吊又欠馬雙全市錢四千三百四十三吊二百三十文又欠周輔臣市錢一百五十四吊又欠合盛增市錢四十吊另二百二十文又欠福興店市錢八十五吊八百九十文又欠廣興店市錢三十吊另二百三十文又欠寶聚永市錢十五吊另四十文又欠楊老芳市錢六吊四百文共虧欠市錢六萬五千四百四十六吊六百六十文又新政府征收各捐公興泉憑帖三萬三千三百吊又彭武縣五千四百十四吊又廣甯正黃旗三百八十六吊又白旗堡路記四百九十四吊又巨流河路記三千八百八十二吊又廣甯正白旗五百二十四吊又賓圖王旗三千九百五十六吊又新政府巡警局二千七百十吊又新政府各商號共十萬另六千四百九十六吊又在新政府報明掛號者共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六吊又商會在公興泉佔變貨物價內收回憑帖六萬九千另另八吊文共合該號憑帖三十八萬五千九百三十吊均經分別移報起訴到廳景和亦委任王旭堂前來質訊據商會報稱新錫九業已在家病故復經集訊據王旭堂供稱景和在公興泉退股時有李玉書

即李祥林可證迭次催傳李玉書到廳質訊據稱三十四年公興泉折股時景和實不願再行合影後經新錫九力勸伊因退股後不能久任即已回家究竟後來景和聽從與否伊實不知道詰以三十四年公興泉折股時退股之股東如李玉書等均有退約何得景和獨無退約如折出股本作為存款何以並無公興泉之借券紅帳為商家最可信之據該號紅帳內寫明景和人股本四萬五千吊作為三股眾目昭彰何以景和不向一爭乎景和在農工商部所控以及委任王旭堂到廳所供均以李玉書一到即可立剖真偽何以李玉書亦供後來景和聽從與否伊實未知情各項逐一駁飭王旭堂一無可答隨即派員會同商務會同眾股東將公興泉舖產開單公估飭令封存復加研訊均各供晰前情飭起私刻官戳無獲公興泉憑帖據稱共出三十九萬餘吊尚缺萬餘吊諒係散佈四外未能盡到案關存失信用憑帖錢債欠戶眾多守候已久未便因各戶未齊再行移延自應照現查各數先行判決查公興泉共欠外款六萬五千四百四十六吊六百六十文共出憑帖三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二吊三百文除去先經新政府在該號變賣貨產價內收回憑帖六萬九千另另八吊文尚有憑帖三十三萬另九百五十四吊三百文兩共合市錢三十九萬六千四百吊另另九百六十文該號在商會僅存變賣貨價八萬八千一百另七

吊五百五十文又續估舖墊麪酒房價共計十三萬四百五十七吊另五百文兩共
值二十二萬二千六百七十八吊另五十文以此兩項抵還欠款及開付憑帖核計
可照五成六釐一毫七絲均勻先行開發惟該號所欠或係錢糧稅款或係信用憑
帖均非尋常債項可比自不能因舖產已破即作了結所有不足之數應照各股東
股分另行照算勒追核計該號虧欠除先行開發外尚虧十七萬三千七百二十二
吊九百十文每股應攤追一萬九千另九十吊另四百三十文靳益三四股應攤七
萬六千三百六十一吊七百二十文景和三股應攤五萬七千二百七十一吊二百
九十文葆勛一股五釐應攤一萬八千六百三十五吊六百四十文雷秀廷三釐股
應攤五千七百二十七吊一百三十文趙省三三釐股應攤五千七百二十七吊一
百三十文所有出保各舖雖有經新政府查封者然必須俟各股東追不足數再行
變價賠抵以昭公允至靳錫九因收買糧石以所限憑帖不敷使用輒敢起意私刻
官戳浮開憑帖十九萬餘吊之多以致有失信用實屬不合本應理送刑庭照例訊
究現既在家病故應毋庸議其侄靳益三及各股東既未在舖訊未知情尚屬可信
均毋庸議其應如何分別開發舖產應如何變價候牒新政府督同商會核辦以期
官款早日得清民間亦免空執荒帖之累再公興泉所開各戶欠單非各號零星尾
欠即欠戶早已搬居自不能以此抵充應由該號各股東擇其在此居住者另行起
訴景和開去空飛將來無論落在何人之手均作為廢紙訟費按照四萬兩應征銀
九十五兩着公興泉繳納歸公此判

積欠貨款無力繳還伺隙潛逃

安慶地方
審判廳案

緣張光梯隸籍懷甯縣向以批發木料販運為生光緒三十三年向金赤紅潮世高
開設之同萬順木棚批發木料前後共該本洋九百餘元除陸續歸還外尚欠洋二
百八十九元有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期條可憑張光梯無力
還繳節經金赤紅等催索不償來廳起訴當經本廳傳張光梯訊問所欠屬實惟數
目兩造所稱畧有不符當飭取保覆訊時有職員劉鎮堃具立保狀去後不料張光
梯伺隙潛逃經劉鎮堃稟報到案本廳即嚴飭劉鎮堃會同該姓族長張湖榮等四
出找尋月餘無獲因案難久懸由本廳責成保人劉鎮堃該族長張湖榮張湖峯將
光梯家產切實查明開單呈核以憑拍賣抵款茲據張湖峯等開單前來應即闕席
判決查張光梯欠金赤紅款項雖所稱數目互有不同而被告既經逃逸自不能以
其所供之數為準應照金赤紅訴追銀數斷以家產抵償察閱張湖榮等開呈張光
梯家產只有瓦屋四間菜園一個已押與人田種五斗零債種他人田種三斗零此

外別無值錢之物可以抵債當將單開田產一併斷歸金赤紅等收受金赤紅等以變價為難不願受產亦係實情着劉鎮堃張湖峯等限期兩月變價呈繳以便飭領除變價外尚有不足之數自應責令張光梯一律清償以為懸債遠颺者戒惟張光梯家產既經查明抵債准情度理自不能責將餘債即日繳還應寬限償期自宣統五年正月每月起每月繳還本洋二元至數訖乃止訟費應由張光梯繳納姑念赤貧遵章寬免此判

戚誼介紹借債

天津高等審判分廳案

緣天津縣商民陳明貴萬長清靳文玉係屬戚誼萬長清向在本埠宮北大街開設長升義鞋舖光緒二十八年曾託陳明貴轉懇沈方舟作保向恒昌錢舖立摺交易積欠津錢六百三十吊又據陳明貴訴稱另向沈方舟代萬長清浮借津錢三百吊二十九年秋長升義被災歇業萬長清遂赴奉天營業恒昌亦於是年關閉沈方舟旋亦病故萬長清遂赴奉天經商數載頗有積蓄挾資回津遂稱小康靳文玉因向萬長清稱貸未遂致啟微嫌陳明貴憶及萬長清欠恒昌之款未歸遂持嘉立堂與恒昌號收條各壹紙指靳文玉作證赴天津地方審判廳控稱此款由伊籌歸沈方舟轉還恒昌伊應取得債權該廳判令萬長清償還津錢六百吊陳明貴不服上訴

來廳經本廳民科第二庭傳訊察出收據與訴狀所開數目互相顛倒旋據恒昌股東道員翁佩甫遣抱來廳訴稱此款並未償還正在研訊尚未判決因陳明貴紊亂法庭秩序發所管收陳明貴之妾陳魏氏念夫被押妄稱伊夫係屬職官現被責押性命可危指萬長清捏造假賬希圖賴債等情赴京師（總檢察廳上訴移歸大理院審訊該氏供仍如前由）院行文來廳改歸本庭再訊旋即傳集一千調齊證據迭次鞫訊逐款證明（證明理由之緣由陳明貴所控情節以收條兩紙為案內之要據察閱兩條係一人筆跡紙張印色皆同查嘉立堂係西人股分公司恒昌係華商合資營業兩處住址相距甚遠兩條日期相隔半年斷無由一人書寫字據用同一紙張印色之理陳明貴訴稱代償恒昌六百餘吊嘉立堂三百吊而恒昌收條係三百吊嘉立堂收條係六百九十吊有零如果墊還屬實何至李戴張冠顛倒錯亂似是同時造就印錯圖章訊據沈方舟之侄沈華甫供稱庚子以前西人丁嘉立等創立置買房產公司取名嘉立堂延其叔經理一切庚子之變圖賬文券失落殆盡二十七年各股東回華清理產業改名先農公司曾在推署聲明有案而陳明貴所持嘉立堂收條係二十九年五月是適時久無嘉立堂之名收條從何而來查驗翁佩甫所呈圖章係應用多年花紋已近模糊與陳明貴所持收條圖章絕不相類據此

種種情節陳明貴之收據偽造無疑陳魏氏訴稱翁姓圖章賬目均係偽造謂恒昌財東四家倒閉後豈有不將圖章劈廢仍交掌櫃之理詳查翁佩甫所呈歷年賬簿二十一本紙墨筆跡確係遠年舊賬絕非偽造所能及核對流水騰清載長升齊欠津錢六百三十吊毫釐不爽調閱天津縣卷恒昌係翁佩甫與王姓四家合股翁姓總理其事魏春榮係執事人歇業後王姓等控稱所有外欠皆係翁姓經手應歸其清理經袁宮保將翁佩甫奏參革職與魏春榮一併歸案押追所有欠外各款悉由翁姓清償仍經袁宮保奏請開復原官其餘股東悉未與聞是恒昌圖章應歸翁姓保存該氏所指純屬想像之談毫無根據陳魏氏又訴稱長升義欠款果未墊還清楚何以不列花戶單內控追借撥還收皆係長升義字號假帳係長升齊與此案無干查縣卷暨恒昌賬簿外欠數十家翁佩甫僅指控立源米舖等十數戶此外並未控追訊據萬長清供稱光緒十九年由何姓頂來長升齊字號小本營生藉人寫一長升義招牌懸掛偶有應用圖章之處仍沿用長升齊舊戳並未另刻圖章故與商家往來悉稱長升齊實諸陳明貴亦云此外並無長升齊同時既無長升齊字號兩號即是一家無疑該氏所指實自相矛盾陳明貴自地方廳起訴以迄本廳或稱商民或稱小的並未據訴有職官而陳魏氏赴都上訴忽稱伊夫係衛千總逐款究詰陳明貴與陳魏氏理曲詞窮堅稱偽且係沈方舟所予該氏訴狀係乞不知姓名人代寫致多不實等語求從寬免究其罪該原告既已輸服應即判決（判斷之理由此案陳明貴以模糊影響之事實控萬長清欠債業經地方廳判償六百吊陳明貴尤為未足實屬居心不良本應改歸刑事科以相當之罪姑念欠款實係由其介紹事出有因沈方舟物故多年無從根究既據供稱願央鄰里具保從此悔過絕不為非應從寬免予以自新陳魏氏砌詞妄控靳文玉挾嫌偽證均屬不法姑念一係婦女無知一係昏庸老邁概從寬免長升義欠恒昌之款證明實未償還萬長清交案津錢五百五十吊自應判歸翁佩甫以清積欠兩造既願具結完案毋庸待至上訴期滿應即執行餘欠翁佩甫既許情讓應免再遂陳明貴另稱萬長清浮借之款無據無憑萬長清堅稱實無其事應毋庸議但陳明貴與萬長清係屬至戚陳明貴果以戚誼相懇萬長清憐貧資助亦所不禁偽收條兩紙批廢附卷訟費銀六兩五錢承發吏傳票費銀一兩一錢證人沈華甫到庭費銀五錢共計銀捌兩一錢著萬長清呈繳分別給領歸公如該證人不欲費用聽其自便著即免交保結等狀附卷此判

各省審判廳判牘

判牘類 錢債門

九

審判廳案
法學研究社印行

緣上海錢莊元祥晉大暨甯郡錢莊祥餘向與開設上海三泰野味店交易歷年清帳自宣統二年正月起到十二月止揭算帳目三泰店計欠元祥莊本利銀一千六百二十九兩三錢六分一釐祥餘莊銀二千一百零六兩二錢晉大莊銀四千九百十六兩二錢七分該店經手趙士榮於是年秋間病故遂閉歇該店於光緒二十七年開設計十二股當時施嗣萊得五股施卓卿得三股張文齋得四股立有合同議單三紙張文齋名下四股之中陳子香傳義遠趙士榮三人各得一股後光緒三十二年陳子香一股推施卓卿之子施杏芳管業三十四年施杏芳復將自己名下三股暨召得一股計共四股單推與張文齋為業旋由趙士榮向張文齋召得一股未立字據宣統元年正月十六日張文齋又將召進施杏芳名下三股暨上年推與趙士榮一股在內合計四股又自名下一股併推與趙士榮管業並由趙士榮分別出立召據兩紙與張文齋收執同時趙士榮又在施杏芳推據內親筆註明此四股生意於宣統元年正月份由張文齋轉歸趙士榮管業字樣惟資本簿上張文記戶下未行註改趙士榮既故店又閉歇合計帳目入不敷出所有欠人款項應由股東攤償施嗣萊允照股認還趙士榮生前頗着信用死後並無餘產兼無子嗣元祥莊等乃向該店司帳許志光索取資本簿并原立議單一紙於二月間先後呈請本廳向

張文齋追償七股攤款四月初上張文齋由漢口趕回辯訴業經本廳傳集兩造併案審訊合即據理判決(判決理由)查此案股單上載明張文齋得四股資本簿上張文記戶下註明內陳子香傳宜遠趙士榮各得一股并另頁載列趙士記及傳宜記收戊申年一股資本又查施杏芳所立推據批明內一股係丙午年陳子香推歸施杏芳則陳子香之本為股本於此亦可證明該店資本簿係由管帳許志光交出元祥等莊謂係張文齋臨時化戶弄弊未免虛捏張文齋推股後該資本簿上未經註改亦為可疑之點但查其所呈證據三紙均可證明是實內中趙士榮所立召據兩紙係陳子香為見中莊璇生為代筆至施杏芳所立推據一紙係趙士榮為代筆後趙士榮召進時復於此推據內親筆註明於宣統元年轉歸趙士榮管業字樣核對筆跡均屬相符又續取趙士榮平日致張文齋親筆函信一紙覆核無異並傳趙士榮之弟趙士鈺來廳質訊據供確係其兄趙士榮筆跡是張文齋所呈推股證據足以證明是實更從其他方面觀察之趙士鈺為趙士榮胞弟斷無徇袒外姓之理其可疑一股東對於該店莊款係連帶債務如果張文齋未曾推業藉詞推諉施嗣萊傳宜遠及趙士榮之父且將先元祥莊等而起訴豈肯任其卸責其可疑二上年該店與晉大交易所立押款純係施嗣萊產業張文齋既有資力無論事前必不令任

其推諉即事後取贖亦須共同出資施嗣萊始於四月初上身故何以去年閉店以後未向張文齋交涉其可疑三舉此以推則張文齋非股東尤可顯見如元祥莊等專以原立議單為憑則施杏芳亦將在應返之列何能併向張文齋追究况議單係股東間內部之契約推召據為股東間一部分之契約既有推召據議單自不能不有所變更而此一部分之變更却非後之債權者所能反抗張文齋向在漢口經商未退股以前於該店事務既不顧問元祥莊等之與該店交易必非專信張文齋一人則律以損害賠償之列亦有所不能元祥等又以推股當時不登報聲明為通同作弊情事但查目今商界習慣除公司有專章外其餘各種手續多未完備如退股一事逆料將來有糾葛而登報聲明間或有之不數數觀要之不登報者蓋十之七八未可獨責之於張文齋至謂通同作弊張文齋不知趙士榮之將死趙士榮亦豈料己之將死而故貽家屬之累也世間殆無此情理總之三泰自有真實之股東趙士榮家暨傅宜達如不承認張文齋應負證明之責今各東不出面反對而元祥莊等首先指控在手續上已有欠缺該莊等債權俱發於宣統二年而責令一年前退股之張文齋負擔於事理上尤非平允宣示判決主文如左 判決主文訊得張文齋自宣統元年推業後確非三泰店之股東該店欠元祥莊等之款項均發生在張文齋退股以後元祥莊等呈請向舊東張文齋追償未便准行訟費六十二元五角着元祥餘晉大各莊自行負擔此判

親誼通財後嗣不承認

重慶地方
審判廳案

緣郭鄒氏籍隸巴縣係已故郭鄒氏脈生之女幼嫁郭作雲為繼室郭鄒氏生前無子撫望姪郭一齋為嗣維時家尚充裕郭鄒氏遇有急需每向稱貸銀錢通挪相習為常光緒二十九年三十二等年前後結算兩次除郭鄒氏舊欠已還不計外郭鄒氏轉欠銀一百二十兩零未經本約郭一齋遂言帳項不明不能承認本年春間郭鄒氏復墊布銀三十九兩八錢八分銅鈔六釐七月郭鄒氏患病沉重郭鄒氏慮及前帳無憑投同親眾與郭一齋理算合計新墊舊欠各款共應收銀二百三十餘兩隨央郭廷章私立領約一張注列四百三十兩之數並將郭鄒氏膳業紅契套手起意握管耕居郭一齋心懷不服向佃戶張金山禁阻投佃郭鄒氏控經巴縣准理未及集訊即值本廳開庭郭鄒氏於十二月初四日赴廳呈訴隨於初八日傳集人證訊明前情自應據理判決 查親誼通財本人情之所常有惟以出嫁之女與母家借墊銀錢亦應憑眾算明書立約券以作信據此案郭鄒氏與外家生母郭鄒氏歷年銀錢借貸既無流水用賬亦未憑 立約徒以本年新造賬簿作為郭鄒氏借項實

屬居心狡詐不近情理即今春墊給布銀銅鈔合計六百四十餘兩乃因鄧鄒氏病危竟倩人私立領約添湊妝奩欠資捏作四百三十兩之多并套鄧鄒氏膳業紅契招佃耕管經鄧一齋阻止輒復粘約具控藉為朦混之計尤屬貪利忘親捏情妄訴大有不合無怪鄧一齋斥其偏造偽賬堅不承認也第念鄧鄒氏在日憑查算曾許還給銀一百一十兩至稱舊欠奩資銀二百兩事無實證即屬子虛惟以姊弟至誼不能因債賬細故致令失和郭鄧氏代墊布銀銅錢親戚咸知亦應照數清償斷令鄧一齋補還銀四十兩共計應還銀一百五十兩限十日如數指足繳案由郭鄧氏具結承領鄧鄒氏現已身故所遺膳業紅契應歸鄧一齋承受並飭郭鄧氏呈彼驗明發交鄧一齋領回以憑管業而清轉轄無干省釋訟費應按照民事因財產而起訴者二百五十兩以下徵銀六兩五錢着兩造分繳此判

親誼通財責令後人償還

重慶地方審判廳案

緣王晏氏梁晏氏係同胞姊妹晏鶴青係該氏等胞兄梁晏氏幼嫁梁紹先為繼室紹先在日自光緒二十七年起至三十二年止先後約借王晏氏之夫王醴泉銀四百餘兩晏鶴青七百餘兩因彼此誼屬至戚前帳未清又復賡續借貸至年終付給利息亦未計較多寡當時親誼情稠儼有疎財仗義之勢迨三十一年五月紹先物

故王晏氏等輒向伊父恩錫索討恩錫不給王晏氏等遂在巴縣呈控斷令俟恩錫故後債由伊子俊卿償還王晏氏等不甘控府批縣復斷憑眾義讓若干收銀揭約在案恩錫亦於未審之前將俊卿具首在縣意圖搪塞旋值本廳開庭據王晏氏等呈訴前來查案集證訊明前情自應據理判決查父債子還天下公理有帳權者不應於姻親尊長追索滋嫌此案梁紹先約借王晏氏故夫銀四百餘兩晏鶴青銀七百餘兩利息多寡當日並不計較既有情誼在先自應全始全終以敦舊好乃王晏氏等因紹先故後欲將此項借款逼令伊父錫恩償還於理不順於情尤屬不周况伊子俊卿現年三十餘歲兼能獨立經營商業且有財產可以相續并非無力償債者比自應查照縣斷飭梁俊卿迅速措還以清轉轄而完父債惟王晏氏等係屬至戚不能不格外寬讓顧全戚誼反覆開導王晏氏等甘願義讓七成作三成收楚質之梁俊卿亦稱戚友樊餘堂前經理處有還銀三百餘兩了事成議酌斷梁俊卿指銀三百五十兩限正月內如數繳案分別發給王晏氏晏鶴青收領各具切結完案借約塗銷訟費照章征銀十兩着梁俊卿呈繳此判

欠款糾葛

安慶地方審判廳案

緣已故院書舒舜五為舒鑑秋之父於光緒七年十月憑中江卓卿及已故之江卓

甫江聚川游少莖向楊星庚父手借銀二百五十兩言明每月二分起息如有本息不清即將已名下住屋並衙門差使任憑江卓甫江聚川變銀歸楚月息亦在已名下應分飯食銀內由卓手按月付給由舒舜五書立借約江卓甫江聚川書給包字為憑按年付息兩無異說嗣舒舜五及楊星庚之父均於十三年間病故舒鑑秋楊星庚年紀皆幼楊姓問舒姓索取前款因於十四年六月邀請中親理處當時議定停息還本自本年六月起歸還本銀三十兩餘本按年以六月為准還銀三十兩至還清之日借約包字一併繳出塗銷經盧瑞庭於約內批明將借約交給楊姓收回由舒鑑秋之叔舒海如照辦每年於舒鑑秋應分飯食銀內按期扣還楊姓本銀三十兩至二十二年還清借項舒鑑秋母子始收回飯銀自用並屢向楊姓索取借約包字塗銷而楊姓則非云楊星庚攜帶出門即言在張姓李姓手中日久未交亦相安無事楊星庚客游已久不知先後情形亦未往問原中因借約包字均在伊家遂以舒鑑秋欠款年久本利不還等情到廳起訴舒鑑秋亦以楊星庚拾據圖訛等情反訴原立包字之江卓甫江聚川及經手還債之舒海如均早經病故飭傳原中江卓甫證人盧瑞庭及已故原中江卓甫之子江紹雲等到庭訊悉前情再四推求毫無捏飾應即判決查舒鑑秋父手所借楊星庚父手銀二百五十兩借約包字均驗

明屬實無論債主是張是李既由楊姓經手楊姓自得代追惟此款先以借約包字為憑及舒舜五死後既經邀集中親議明停止息銀從十四年六月起每年六月歸還本銀三十兩由盧瑞庭批於約內則以後兩方交涉自均以認定此次所批為準設使舒姓於何年不肯付款楊姓自必不能遵依甚或立予控追斷無緘默不言一宕二十餘年之理其為按年照付即此已堪概見惟楊星庚堅稱舒鑑秋居喪年幼不忍過於逼索不知正以楊姓索款之故始請中親理處因有停利還本之事若楊姓能允其本利均停即不必再議分年還本且約內批明十四年六月實係舒舜五死後一年並非議定停利還本在先至舒舜五死後復行商緩原訴顯為失實楊星庚又謂舒鑑秋當時無力不知各中親議令每年還本銀三十兩正係履行包字就其應領飯銀扣算量其力所能為若楊姓已允停每年六十兩之息銀委曲求全舒姓轉斯還三十兩之本銀橫生梗議當必無斯情理至楊星庚所謂借錢立據有據總能索債否則飭令呈出收清字據等語不知此債由舒海如經手代還舒海如已病故四年收字從何查起如果實有債銀可以追取決不待至今年即以契據而言距還清債款之期亦已逾十五六年之久今既據各中證供指確鑿債銀實已還清雖未據繳出借約包字塗銷究不能任聽楊星庚始終爭執其借約包字本係早應

塗銷之件當然不能發生效力姑念楊星庚客游已久不知先後情形與有心訛詐不同應與久已還清債項之舒鑑秋一併無庸置議應徵訟費銀六兩五錢證人江卓卿盧瑞庭江紹雲到庭一次每人應徵到庭費五錢着楊星庚指繳此判

懸欠不償

安慶地方
審判廳案

緣張光梯隸懷甯縣向以批發木料販運為生光緒三十三年向金赤紅潮世高開設之同萬順木棚批發木料前後共該本洋九百餘元除陸續歸還外尚欠洋二百八十九元有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期條可憑張光梯無力還繳節經金赤紅等催索不償來廳起訴當經本廳傳張光梯訊問所欠屬實惟數目兩造所稱略有不符當飭取保覆訊時有職員劉鎮堃具立保狀去後不料張光梯伺隙潛逃經劉鎮堃稟報到案本廳即嚴飭劉鎮堃會同該姓族長張湖榮等四出找尋月餘無獲因案難久懸由本廳責成保人劉鎮堃該族族長張湖榮張湖峯將光梯家產切實查明開單呈核以憑拍賣抵款茲據張湖峯等開單前來應即闕席判決查張光梯欠金赤紅款項雖所稱數目互有不同而被告既經逃逸自不能以其所供之數為準應照金赤紅訴追銀數斷以家產抵償察閱張湖榮等開呈張光梯家產只有瓦屋四間菜園一個已押與人田種五斗零債種他人田種三斗零此外別無值錢之物可以抵償當時單開田產一併斷歸金赤紅等收受金赤紅等以變價為難不願受產亦係實情着劉鎮堃張湖峯等限期兩月變價呈繳以便飭領除變價外尚有不足之數自應責令張光梯一律清償以為懸債遠颺者戒惟張光梯家產既經查明抵償准情度理自不能責將餘債即日繳還應緩限償期自宣統五年正月起每月繳還本洋二元至數訖乃止訟費應由張光梯繳納姑念赤貧遵章寬免此判

担任償還欠款希圖卸責

蕪湖地方
審判廳案

緣武大有呈訴徐慶豐店主徐性齋於宣統元年臘月二十六日為伊戚婦周汪氏向武借去洋五百元以潛虎巷市屋赤契一紙作靠并由徐姓齋憑中李峰臣等書立担保字據載明月息二分由慶豐店立摺支取倘日後本利不清歸保人承當各等語迨至去年九月徐因周汪氏身死遂背據拖騙不肯照常付息延宕至今本息共欠五百八十餘元抄呈迭據請求訊明一併追繳徐性齋辯訴周汪氏因籌款償欠以屋契一紙向武大有靠借洋五百元由徐担保並在徐所開之慶豐店立摺支息是實但借款時周汪氏僅用去三百元餘二百元交慶豐店存放故允代為立摺付息去年周汪氏身故周家無人過問其母汪秦氏稟奉縣批憑中陳錦洲等書

立收字將存款盡數取去為汪氏殯殮之費汪氏雖故其母尚存諒難置身事外况武之借款有屋作靠並非無着何得累及事外之人請傳集汪秦氏陳錦洲訊明核辦汪秦氏隨即具訴以為伊女周汪氏向武大有借款請徐性齋担保交存餘款由慶豐代摺付息嗣因周汪氏身故周姓不問又不領棺故稟縣憑中取款代辦喪事靠存武姓之屋實係汪氏已產現歸汪氏夫弟周萬盛執管彼既執管汪氏之屋即應清理汪氏之債今周萬盛置身事外而令徐獨受累心實不安理合指明請求并案辦理案經飭傳復據周萬盛具辯前來謂屋係公產被周汪氏私押從前因此涉訟在縣蒙諭令將押款用刺之洋二百元交周萬盛執管所有周汪氏從前欠款及將來喪費均歸周萬盛出款支給萬盛亦當堂承認乃去年汪氏在母家病故其母汪秦氏遽將該款取去吞沒潛虎巷屋雖歸萬盛執管但值錢不多今又欲以此莫須有之欠款迫令償還實所不甘質之證人陳錦洲則供與徐性齋汪秦氏同并謂該屋可值錢二三千兩無論是否公產周萬盛既經執管即應出款償欠等語 說明理由之緣由此案徐性齋既經書立字據担任償還欠款之義務武大有即可依照字據行使請求履行之權利雖據徐辯稱先有存款故代付息存款取去不應再累事外之人等語希圖卸責不知字據僅書担保並無汪周氏存款二百足數代息異

日存款取去即行停息等語且慶豐之存款乃周徐兩姓之私交或取或存其效力不能及於第三之債權者去年停息不交已失社會之信用今日置身事外尤為法律所不容况飭傳三次案致久懸若非情虛何至若是至所訴借款有屋作靠尚非虛懸無着請求轉追各節是則担保債權本應另案起訴再予追繳惟既據汪秦氏指出周萬盛現實執管周汪氏之屋理應清償周汪氏之債周萬盛復自認執管該屋非虛又先有承認代償欠款之約是以准其參加并案辦理查核周萬盛供訴各詞其所主張者有二一謂周汪氏交存徐店之款本應歸伊執管故承認為該氏清理欠款及籌備喪事乃汪氏身故其母將存款取去吞沒是以不願代為償款質之中保則供稱汪氏死後其母告知萬盛萬盛置之不理現尚不肯領棺是其確據汪秦氏稟縣取款辦喪事非獲已何謂吞沒等語乃知萬盛之為人見利則爭先臨事則苟免前之不理喪事甘欺死嫂已屬放棄責任今反以此藉口并從前承認償欠之約亦不踐行無義無信莫此為甚矣一謂屋係公產被周汪氏私押且屋值錢不多不能代償此項莫須有之欠款乃察核呈契僅載明汪氏之夫周萬海之名則公產之說已屬不符又陳錦洲供屋可值銀二三千兩是超過所押之數已經數倍何謂價值不多款係押借證據確鑿何得以莫須有三字了之要之屋歸周執而契存

武家久不贖回豈可永保無事將以欺人適以自欺耳(判決之理由)財產相續本包含權利義務在內周萬盛既接管周汪氏之屋即應償周汪氏之債理之當然強辯何益徐性齋既經担保於前復希卸責於後又屢傳不到藐玩已極若竟聽其置身事外則將來為人担保者皆可不負責任其影響於債權者誠非淺鮮息摺尚在效力未消三月二十六日徐性齋未經辯訴以前自應照常付息計該洋七十元具限三十天如數清償二十七日以後息歸萬盛照付并所欠本洋五百元一並具限四十天呈繳款清後再由武大有發還各項字據以清糾葛訟費本洋十元中證四人二人到庭二次二人到庭一次共徵到庭費銀三兩責令徐性齋周萬盛各半完納此判

追索欠款不服初級廳判決

蕪湖地方
審判廳案

緣劉永隆之父劉佩宏於光緒三十二年托戚成義經手賣浮土於李廣記議價本洋三百二十元除已收過一半外尚有一百六十元由戚私向李廣記支用佩宏追索再四戚以應得酬勞為辭嗣經毛桂堂等調處令戚書立本洋百元之借據議定來年歸款不起利息無何佩宏身故其子永隆執据屢索戚僅絡續付給本洋七元龍洋二元銅鈔百枚旋又經湯能才等議以折半了結永隆不願遂赴初級審判廳起訴判照湯能才原議着戚成義償還劉永隆洋五十元結案原告不服上訴前來

戚成義則謂字據雖真實非借款因佩宏託賣浮土先給以此據作信不料所賣之土未來而控劉盜賣之案已發差傳逃避據未收回本廳畧加駁詰則又稱代劉賣土得價頗優即以此款酬勞亦屬受之無愧(證明理曲之緣由)察核戚之供狀不可通者有五在初級廳謂借款已償而據未取回及至本廳又謂因欲買土而書此為信何以數日之間自相矛盾若此不可通者一買土之前立據作信祇應議立合同詎肯書立借據不可通者二就使誤立借據當時劉雖逃避事後自應收回何以時歷五年既未向劉索回並未稟官立案不可通者三設無欠款則絡續付給之銀圓銅幣果何為者不可通者四既云土未來而劉先逃避復云土已賣而得價頗優何以庭訊時頃刻之間又自相矛盾若此不可通者五綜觀五者劉直戚曲夫復何疑(判決之理由)初級廳所以判償五十元者蓋因湯能才折半之議謂經劉母認可故判照原議結案茲劉永隆來廳上訴既未肯拋棄其權利自不能不允其請求况如毛桂堂所言本係百六十元情商減至百元是已於應得之中減去五分之二詎能再議減除本係私自挪用嗣後始立借據是已由不法行為變為法律行為更應從速歸款除歷年利息從寬免追又絡續付給之本洋七元龍洋二元銅鈔百枚約合

本洋十元復准在本數內扣算外尚欠本洋九十元限五月內繳洋四十元六月內繳洋五十元具狀存案初級與本廳訟費共本洋四元五角證人毛桂堂湯能才各到庭一次應徵銀一兩均飭戚成義照繳此判

誘拐婦女借銀不償

甯波地方
審判廳案

緣袁運夫於宣統元年娶王氏為妻由楊福生為媒出聘金一百二十元王氏本再醮女其前夫李奎元故後擁有資金一千餘元存在恒康莊內時有鄰居李尚燁利其多金甘言結納因向借得洋二百六十元立有憑票一紙復於光緒三十三年續借洋五百元亦立與憑票一紙並李大成南貨店摺單一紙為質當有楊福生在場見面嗣後李尚燁竟將王氏誘同至申居住數年旋由王氏覺其好偽因悟所託非人回甯後由其母王婚嫁與袁運夫為妻屢向李尚燁追索此款一味支吾拖欠不償茲由其夫袁運夫代表呈訴前來合行據理判斷(判決理由)此案袁王氏所有借票二紙業經呈驗復有證人楊福生證明是實乃被告李尚燁狡賴不認竟稱王氏為妾所有憑票係他處贖回廢紙被伊捲逃而來等語查王氏嫁袁運夫由其母主婚立有婚書在庭呈驗其非私奔可知憑票上有王氏記字樣其非他處贖回廢紙又可知且果如所言當時李尚燁何以不向官告追嗣後袁王氏夫何以仍敢索款其指詞架誣尤可顯見總之前此袁王氏却有被誘情節而却無妾實據誘拐女子本干例禁李尚燁不自諱飾尤敢將以前所有不法情事恣意宣言希圖抵制寡鮮廉恥實堪痛恨本擬移送刑庭姑念時隔有年勿予深究應即將所欠五百元之款照限歸償結案惟袁王氏未嫁之先不應與李尚燁隨同往來致被藉口亦屬各由自取除五百元應行收還外其餘另數利息應勿庸議 判決王文被告李尚燁限於二月十五日將欠款洋五百元如數歸還袁運夫之妻袁王氏逾期不償由該原告呈明照章查封押追決不寬貸訟費十三兩由袁運夫李尚燁分擔繳納此判

捏賬搗騙附初級判詞

雲南高等
審判廳案

為判決事據蔣選青上告周達卿捏賬搗騙等情一案訊得上訴人蔣選青年二十七歲被上訴人周達卿委任人周積昌年三十六歲均昆明縣人據蔣選青供伊於宣統元年冬月託省號愛道堂周達卿向代理阿迷州覃善祥謀包牲稅當付周達卿五百兩匯票一紙作為押頭取有收飛為據又現銀一百兩花銀五十元共合銀一百三十六兩作為酬謝之費嗣因事未往向索前項銀兩周達卿只退滙票其現銀一百三十六兩據云暫留該號另薦好稅今持收飛作證詎支吾年餘復向索討周達卿反以前代該號收得姚州釐金黃委員欠銀三百四十兩僅交二百兩餘尚

未交等情控經初級審判廳斷令兩造不得互索伊赴地方審判廳控訴仍照初級
廳原判是以不服上告質之周積昌則稱蔣選青代周達卿收得姚州釐金黃委員
欠銀三百四十兩實只交過銀二百兩餘尚未交至謀包阿迷州牲稅除給五百兩
滙票一紙外並無現銀一百三十六兩各等供據此查此案周達卿所控蔣選青欠
銀一百四十兩業經初級審判廳逐層駁詰不能置辨其為捏訴無疑至蔣選青所
控周達卿得銀一百三十六兩雖未必適如其數而慎省惡習薦人收稅索謝事所
恒有果屬子虛何以周達卿退票之時不即掣回收據如謂蔣選青居心騙賴又何
以不執持五百兩收飛詐索多數銀兩而必斷斷於此按之情理周達卿曾經得銀
自可概見且周積昌在地方審判廳供有蔣選青自不願往銀已花費等語則於押
頭之外另有酬資尤屬鑿鑿惟周達卿所薦阿迷稅務係由蔣選青因事申報究竟
謝銀若干亦無從知其確數酌令周達卿照蔣選青所控數目折半繳銀六十八兩
交蔣選青承領完案訟費二元四角責成周達卿繳納此判

附初級審判廳判詞

為判決事據周達卿委任人周積昌呈訴蔣選青昧良施騙負義不還一案當經傳
集訊得原告委任人周積昌年三十五歲昆明人幫工被告蔣選青年二十七歲昆

明人當恒泰省號先生據周積昌供有姚州釐員黃朵香欠東家周達卿銀四百兩
令蔣選青前往代收獲銀三百四十兩伊回省只交銀二百兩餘尚未交據蔣選青
供前幫伊號往姚州釐局收獲借項如數交清並未欠伊之數各等供查驗周積昌
呈驗黃姓借約批明還給數目相符調查原簿載有蔣選青交銀二百兩之款雖係
流水並無按月結算總帳詢稱僅止此簿殊難憑信蔣選青又稱元年三月代往收
賬交清後冬月間周達卿代為包收阿迷州稅曾付押頭銀五百兩兌票一紙後因
事未往即將原票取銷惟收飛尚未交還因曾送過一百三十六兩向索不給等語
核閱收飛屬實並無送銀之說查兩造各執一詞蔣選青如果欠有銀兩周達卿於
包稅掣銷押銀時何以並不扣還此可疑者一賬簿所載共收二百金雖係流水並
無按月結算總數豈有省號出入款項從無歸總之理此可疑者二蔣選青原幫伊
號如果經手未清何能聽其另幫他號且遲至年餘之久始行控訴此可疑者三逐
層駁詰該委任人無可置辯至蔣選青所稱包稅送銀一節毫無憑據想因被控信
口抵賴之詞原被均無確據斷令兩造不得互相要素收飛塗銷存案黃姓原借字
約發還委任人交原告收執本案訟費兩造分繳此判

捏造借券索銀

各省審判廳判牘

判牘類 錢債門

六

法學研究社印行

為判決事據萬玉清訴續有昧良估騙一案訊據萬玉清供年二十四歲昆明人住龍井街做生意光緒三十三年有尼僧續有約借家兄銀九十三兩六錢議定分半行利執照二張作押家兄臨死把借約執照交小的索要本利不還求追究續有供年四十七歲呈貢人海潮寺住持並沒借過萬家銀子也沒出過借字執照是覺慧偷去的他從前在海潮寺住過求詳察質之覺慧供年二十七歲昆明人住龍井街觀音菴續有借萬家的銀子小的在場畫押續有也畫過押的小的是個十字續有是個圈圈小的沒在過海潮寺也沒拿他的執照蕭劉氏供年四十歲貴州人住龍井街居孀續有借萬家的銀子是真的紙上寫的是萬寶齋名字共有四個中人一邊兩個都是女的覺慧同小婦人是萬家這邊的兩個記不得了那日在場畫押小婦人與覺慧續有都畫的是圈圈各等供據此查續有果約借萬寶齋之銀又有執照作押則萬寶齋死時自應將約照交其妻李氏收討何至交其弟萬玉清之手迄今數年萬李氏不聞有異言萬玉清突出而索償按之情理已覺可疑及細核借券又稱借到萬李氏蓮下銀若干兩夫銀為萬寶齋之銀又身為家主豈有於借券重件反不署己名而署妻名是其理之所不能強通即為情之所不堪共信況債帳以證據確鑿為憑雖有借券續有並未畫押清文執照又非印契可比證人覺慧等一

經隔別研訊所供各不相符顯係覺慧將該寺執照取出串同萬玉清捏造借券以為索銀地步此風斷不可開應將借券塗銷附卷執照暫行存案查明發還所請追償之處着無庸議訟費六元八角歸萬玉清繳納此判

人命門

妻謀殺夫及聽從謀殺女婿嚇逼己子加功

保定地方
審判廳案

緣藍劉氏劉善紀均隸清苑縣劉善紀莊農度日藍劉氏係劉善紀出嫁胞姊已死
 藍成兒係藍劉氏之夫平日夫婦和睦生有子女在保病故之劉心丑係藍劉氏之
 父藍成兒本住縣屬傅家營後因與伊弟藍孝兒分家即同藍劉氏搬至縣屬南辛
 力莊劉心丑家居住已有十餘年藍成兒賣油營生在該莊置有旱地八畝半園地
 八分光緒三十三年七月間藍成兒因喪子哀痛情切忽患瘋迷病症屢治罔效花
 錢不少嗣藍劉氏因藍成兒瘋病日久未愈成為廢人恐將田地花盡難以度日起
 意將藍成兒致死帶產改嫁暗向伊父劉心丑商量並邀幫助劉心丑不允將藍劉
 氏訓斥藍劉氏許以事後願將田地一半歸劉心丑管業劉心丑貪利允從約定乘
 便下手至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夜二更時分藍劉氏見藍成兒在炕睡熟出向劉心
 丑告知邀令動手劉心丑因恐年老無力當喚同伊子劉善紀告知謀情令其同去
 幫助劉善紀不允劉心丑逼令劉善紀同入藍劉氏屋內藍劉氏順取菜刀上炕騎
 坐藍成兒身上用刀將藍成兒額顱砍傷藍成兒喊嚷藍劉氏又將其偏右顙門左

額角連砍致傷因手軟將刀遞交劉善紀囑令再砍劉善紀害怕不肯動手劉心丑在旁即以如不下手定行一併殺死之言向劉善紀嚇逼劉善紀被逼無奈即用刀將藍成兒頂心右額角連砍致傷藍成兒當即殞命維時藍劉氏之幼女藍喚女與藍成兒同炕睡宿被喊驚醒均屬親見藍劉氏起意棄屍滅跡劉心丑應允藍劉氏即出屋將毘隣居住之族弟劉蘭柱劉啞叭劉蘭香喚出告知前情央求抬屍並許日後酬謝囑勿聲張劉蘭柱等貪利允從一同走入藍劉氏屋內與劉善紀將藍成兒屍身抬往望都縣柳陀村外擲入井中各自回家次日藍劉氏揚言藍成兒半夜因瘋跑出不知去向假託人四出找尋並給藍孝兒送信藍孝兒前往查看見南辛力莊外道上遺有血跡心中疑惑各處查找並無下落至三十四年二月間經人在該井瞥見屍身報經望都縣往驗藍孝兒前往認明屍身向藍劉氏盤出情由赴清苑縣報經黃令國瑄會同望都縣胡令壽蘭驗訊獲犯通稟嗣據報劉心丑在押患病取保調治旋據報在保病故經黃令驗訊詳報未及詳辦與代理縣章令乃身先後卸事現署縣呂令調元到任接交通省城各級審判廳成立照依法令將犯卷彙案移送保定府地方檢察廳起訴到廳當即提犯豫審據供前情不諱旋經開庭公判覆詰犯供不移應即判決（援據法律某條及理由除聽從謀殺女婿嚇逼伊子加

功罪應擬絞之劉心丑業已在保病故應毋庸議外查現行律載妻謀殺夫者斬又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又例載毆故殺人案內兇犯起意棄屍水中且聽從抬棄之人無論在場有無傷人俱照棄屍為從律徒三年不失屍減一等各等語此案藍劉氏因伊夫藍成兒瘋病屢治未愈成為廢人恐將田地花盡難以度日輒敢起意將藍成兒致死帶產改嫁商同伊父劉心丑幫助劉心丑嚇逼伊子劉善紀與藍劉氏先後用菜刀將藍成兒砍傷身死棄屍不失自應按律問擬藍劉氏除棄屍不失為首輕罪不議外合依妻謀殺夫者斬律擬斬立決劉善紀聽從謀命係被伊父劉心丑嚇逼所致惟既下手加功法無可原查已死藍成兒係該犯姊夫並無服制該犯與劉心丑雖係一家共犯第既侵損於人應照凡人首從科斷劉善紀除棄屍不失為從輕罪不議外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該犯等事犯雖均在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恭逢 恩詔

以前並藍劉氏復逢宣統元年十一月初四日查辦婦女 恩詔

惟藍劉氏係妻謀殺夫擬斬劉善紀係謀殺人從而加功擬絞均在部議條款不准援免之列應不准其援免第劉善紀究係被逼勉從並無貪賄挾嫌重情應照章酌入秋審緩決劉蘭柱於藍劉氏等殺人後貪利聽從抬屍棄置井中例無謀殺人

案內棄屍為從作何治罪明文自應按照毆故殺人案內棄屍為從例問擬劉蘭柱合依毆故殺人案內兇犯起意棄屍水中其聽從抬棄之人無論在場有無傷人俱照棄屍為從律徒三年不失屍減一等例擬徒二年半事在赦
前應准援免後再有犯加一等治罪蓋成兒所遺田產由伊弟藍孝兒領回收管為蓋成兒幼女輩養贍之資無干省釋屍棺飭屬領埋凶器菜刀供棄免起逸犯劉啞叭等棄屍為從罪止擬徒事在赦

前均准援免並免緝拏至劉心丑在保病故之處既據清苑縣黃令驗訊明確委因病劇醫治不痊所致並無別故應毋庸議此判

李傑光故殺總服兄李肇光

梧州地方
審判廳案

李傑光務農度日曾向總麻服兄肇光批種公田四分之一批銀未照交清宣統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李肇光之父秉葵囑肇光向取批田銀兩與傑光口角遂起鬪毆李肇光將傑光推倒地上用手壓住傑光見肇光腰上佩有火鐮刀遂順手抽出向戳適中肇光心坎肇光負痛釋手跑歸移時斃命當由李肇光之父秉葵報經蒼梧縣驗明屍身心坎一傷長伍分濶二分深透內係刀傷右脇一傷長一分濶二分皮微損係刀尾碰傷餘無別故填格附卷案懸未結宣統三年三月內復經李秉葵呈

由地方檢察廳起訴到廳訊據李傑光供稱父母俱存兄弟三人長居長二弟承繼

堂叔秉辛三弟被拐出洋聞已身死宣統元年二月二十二日上午總服堂兄李肇

光到民家問民逼取批田銀兩因口角互相鬪毆肇光推倒民卧地上壓緊不放民

盡力用手推上推時見肇光身上佩有火鐮刀一時忙迫順手掣出火鐮刀向戳

意圖解脫不料適中要害肇光抱痛奔回移時斃命民畏懼將鐮刀丟棄厠坑肇光

與民素無仇怨實非有心殺傷求寬恩又據屍父李秉葵供稱有子四人肇光居次

傑光係肇光總麻弟平日素無仇怨因批田與傑光種宣統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囑

肇光到傑光家取批頭銀兩不料被傑光用刀戳傷身死當時民不在場問他何人

殺傷他說係傑光殺傷的移時即身死聞得當時原無他人幫兇至稱伊母授刀殺

傷的話係屬誤傳請懲辦傑光各等情(證明犯罪之緣由審得李肇光因向傑光

取批頭銀兩彼此口角起衅肇光推壓傑光在地傑光意圖解脫掣出肇光所佩火

鐮刀向戳適中肇光心坎移時斃命審無挾嫌逞忿及有心干犯情事亦無幫凶同

謀之人李傑光實犯卑幼毆本宗總麻兄至死罪(援據法律)李傑光照幼卑毆本

宗總麻兄死者至絞律處絞監候兇刀審係拋棄應免沒收此判(援據法律之理由)

查律載卑幼毆本宗總麻兄至死者絞又律注毆本宗總麻尊長至死俱照常

監候等語此案李傑光與總麻服兄肇光素無仇怨當時係因向取批田銀兩口角起衅李傑光被壓在地一時情急遂將肇光所佩火鐮刀掣出向戳適中肇光要害回家移時斃命委係事出倉猝尚非有心干犯按服制卑幼毆總服兄至死者仍照常監候李傑光自應依卑幼毆本宗總麻兄至死照常監候律處絞監候李秉葵等曾控李傑光之母投刀故殺既經訊無其事應予免議判決

故殺

保定地方
審判廳案

緣鄭黑子籍隸清苑縣莊農度日與已死王升兒素不認識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八日下午時分鄭黑子在省城南關外劉守廟會上僱得王升兒脚驢一頭言明銅元二十枚送往鄭家莊家中鄭黑子騎驢在前行走王升兒在後跟隨行至縣屬郎家莊村南道上王升兒用鞭將驢一打驢頭往前驚跑鄭黑子收拉不住致由驢上跌下並未成傷鄭黑子因被跌氣忿聲言不再騎坐亦不給錢即站起欲走王升兒攔住討錢不肯放行鄭黑子轉身急走王升兒趕上將其髮辮揪住鄭黑子情急回身將王升兒扭住合面揪按倒地致將其額顱近右左右腮臉擦傷王升兒牽及鄭黑子祖先辱罵鄭黑子復用手將其咽喉近下等處指傷王升兒愈加混罵並稱回家告知伊父定到鄭黑子村內找尋不依鄭黑子因被辱罵心中已經忿恨又因其

父與清苑平素嚴厲恐王升兒找尋被父知覺毆打一時忿極起意將其致死即用雙膝跪壓王升兒身上解下自己腰帶挽成結扣套住王升兒脖項一手揪住腦後一手執住帶套結頭向上提勒王升兒氣絕殞命鄭黑子歇手走起因見驢頭在地吃食麥苗乘便牽拉回家拴在屋後樹上其父鄭清穆瞥見驢頭向鄭黑子究問鄭黑子用言支吾鄭清穆追問緊急鄭黑子料難隱瞞即向告知實情鄭清穆害怕欲將鄭黑子毆打鄭黑子跪地求饒鄭清穆亦即歇手當夜將驢殺死抬往空地掩埋滅跡次日經查道巡警瞥見屍首稟由警務局轉稟清苑縣黃令國瑄詣驗即據屍父王永慶當場認明喊控驗訊差緝鄭清穆因聞警緊急不敢容隱即將鄭黑子送經黃令訊供通稟覆訊犯供忽認忽翻未及詳辦與代理縣章令乃身先後卸事呂令調元到任接交通省城各級審判廳成立照依法令將犯卷彙案移送地方檢察廳起訴前來當即提犯預審據供前情不諱旋經開庭公判覆詰犯供不移案無遁飾應即判決（援據法律某條及理由查現行律載故殺者絞監候等語此案鄭黑子價僱王升兒驢頭騎坐回家行至中途因驢頭驚跑將該犯跌下該犯忿恨聲稱不給錢文站起欲走王升兒攔住討錢彼此爭毆該犯將王升兒揪按倒地因其牽罵祖先並稱回家告知伊父尋找不依輒敢頓起殺機用腰帶將王升兒勒死實屬故

殺查該犯牽驢回家係事後乘便攫取初無圖財之心應仍按本律問擬鄭黑子合依故殺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事犯雖在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恭逢 恩

詔以前係故殺擬絞在部議條欵不准援免之列應不准其援免犯父鄭清穆於鄭黑子牽驢回家後既詢知情由並不即時報案輒將驢頭殺死掩埋滅跡本有不合惟父子律得容隱其殺驢滅跡仍為容隱起見迨後聞警緊急即將鄭黑子送案究辦尚有畏法之心且事在 赦

前應請毋庸置議至被殺驢頭業由清苑縣追賠京錢六十吊給主具領亦毋庸議屍棺由檢察廳飭屬領埋凶帶存庫備照此判

鬪毆殺人

蕪湖地方
審判廳案

緣許大與已死賈世猷素識無嫌宣統三年三月間蕪埠李家花園修蓋房屋是瓦詎魏有作承包是月十六日魏有作僱許大至花園帮工賈世猷亦僱給園內挑磚過午時分許大因賈世猷堆磚塞路不便行走斥說賈世猷不應將磚放於當路賈世猷不服混罵許大回罵賈世猷即用挑磚扁担向許大扑毆許大用手格開扁担向賈世猷一推詎賈世猷站脚不穩失跌倒地致亂石墊傷左腰眼連左後脇不能起

來許大畏懼毆手當有看園之倪瑞芝聞鬧趨視詢悉情由將賈世猷扶起攙到花園外小石橋邊賈世猷不能復走醫治無效移時即因傷殞命經賈世猷堂兄賈世朝聞信趕去看明報知警區將許大拴住送經地方檢察廳驗明屍傷起訴到庭訊供前情不諱究詰不移案無道飾應即判決（援據法律某條及理由查律載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等語此案許大因賈世猷致傷身死自應按律問擬許大合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據供孀母獨子是否屬實應否留養聽候部定查辦賈世猷首先詈毆本干律擬業已身死應毋庸議魏有作訊未到場應與訊係趕勸不及之倪瑞芝均毋庸議無干省釋屍棺飭屬領埋此判

毆傷使女斃命

南昌地方
審判廳案

緣鮑李氏係候選知州鮑恩波之妾未有子女於宣統二年與嫡子大吉小二家丁劉華江及隸身服役使女金鳳隨鮑恩波來江西寓居棕帽巷劉華江與金鳳素無嫌隙金鳳年十一歲性質愚拙好吃懶惰鮑李氏屢次責打本年正月初三日鮑恩波曾因金鳳過犯薄施訓責均未成傷初四日金鳳腹瀉遺糞於褲被鮑李氏看見拾起木柴一根毆傷金鳳右腿右額角金鳳跳脚咆哮鮑李氏氣恨唱令劉華江責

打劉華江接過木柴連毆傷金鳳右手腕右乳金鳳站立不穩側跌倒地在石礎上
磕傷偏左連太陽左耳根即經劉華江將金鳳扶起詎金鳳傷重延至初七日下午
身死鮑李氏害怕即僱粗工胡壽貴買棺裝殮送往德勝門外沙窩地方掩埋後被
巡警查悉報由巡警道憲拘提劉華江到案訊問狡供不認旋備文將劉華江解送
南昌地方檢察廳提起公訴到廳復由檢察廳督同伴作周耀彩傳同地保熊耀發
土工胡仁發陳素青等帶往沙窩地方起出屍身如法相驗驗得金鳳屍身右額角
右乳及偏左連左太陽左耳根有致命傷三處右腿右手腕有不致命傷兩處委係
生前受傷身死填具屍格移送前來經本廳迭提劉華江研訊始猶狡供迨傳到鮑
恩波鮑李氏三面環質始各供認前情不諱核與屍格內所填傷痕相符應即判決
（援據法律某條及理由查律載以威力制傳人及於私家拷打監禁因而致死者絞
監候以威力主使人毆打而致死傷者並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一
等又例載家長未生子女之妾毆死隸身服役之使女者流三千里又名例載共犯
罪而首從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又載凡婦女犯該徒流以上除犯並及例內載
明應收所習藝者一律按限工作不准論贖外其尋常各案准其贖罪又載凡三流
及極邊或烟瘴地方安置者核其所犯罪名如係常赦所得原無論流置均毋庸發

配即在本籍或犯事地方收所習藝工作又律載家長毆雇工人非折傷勿論各等
語此案鮑李氏因使女金鳳腹瀉遺糞於褲輒用木柴毆傷致命之處猶復主使家
丁劉華江重毆多傷並致磕傷受傷身死其平日之虐待金鳳威遣僕役已可概見
合應按律問擬查鮑李氏係威力主使之人本應照主使為首擬絞律擬以絞監候
惟金鳳係鮑李氏隸身服役之使女究與凡人不同按名例載共犯罪而首從各別
者各依本律首從論則鮑李氏須為主使之首犯自有問罪之本條鮑李氏合依家
長未生子女之妾毆死隸身服役之使女者流三千里律流三千里照例准贖劉華
江係鮑恩波之家丁輒敢下手毆傷金鳳致命應同凡鬪論抵惟劉華江分係家丁
對於主母之使女何敢逞凶妄毆是則劉華江之毆打金鳳實係鮑李氏之威力主
使不敢不從雖行毆人之事原無毆人之心若照凡鬪論抵未免情輕法重劉華江
合依威力主使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一等律於絞罪且減一等流三千里核其所犯
罪名係常赦所得原毋庸發配即在犯事地方收所習藝工作十年限滿釋放鮑恩
波於初三日訓責金鳳未曾成傷按律勿論鮑恩波之子大吉小二訊不知情亦未
在場幫毆應免置議凶柴供棄免起屍棺飭埋此判

鬪毆殺人

奉天高等
審判廳案

緣王永恆與許成滿素好無嫌彼此同受僱永增園飯館傭工宣統三年正月初一日王永恆與許成滿閒坐談笑許成滿向稱頭暈王永恆戲說思家裝病許成滿以欲同王永恆之妻睡宿之言回詭王永恆用手將許成滿推撲炕上撞出鼻血並掙傷左肋許成滿起身還推王永恆用拳格傷其右腮朕許成滿復向撲推王永恆閃側復從身後推送致許成滿撲跌炕沿磕傷肚腹至四月初四日因傷殞命報由遼陽地方檢察廳驗明屍傷起訴移送審判廳訊明前情將王永恆依鬪殺律擬絞於三月初九日判決該地方檢察廳以衅起和同相戲死由回推裁跌正與戲殺律註相符即謂互相推撲已有鬪情亦當引例不宜引律等情轉請覆判到廳查戲殺意義謂彼此所為之事皆知其足以相害而兩人情願和同以為之因而致傷人命乃得謂之戲殺律註以堪殺人之事為戲如比較拳棒之類二語其義自明今王永恆因許成滿用言戲謔先將其推倒受傷繼復因許成滿回推又用拳將其格傷迨被再撲該犯既已閃側乃復從後推送致將其撲跌受傷身死一推一撲再接再厲雖未互相罵詈而爭鬪情形已實無詞可曲為解脫正不得以衅起戲謔遂強附為戲殺該地方審判廳將該犯依鬪殺律擬絞監候情罪極為允協應仍照原擬判決查現行刑律載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等語此案王永恆因許

成滿用言戲謔將其推倒炕上迨被回撲輒復從後推送致磕其肚腹身死實屬鬪殺自應按律問擬王永恆應仍如遼陽地方審判廳原判令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衅起戲謔死由推磕應酌入秋審緩決屍棺飭埋此判

炸藥傷人致死

奉天高等審判廳案

緣高奎仁與耿喜素識無嫌彼此均受僱給石廠傭工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高奎仁在山上裝藥炸取山石因恐炸藥傷人預告本廠工人及過路人躲避自亦隱立山背等候移時藥力轟發石塊飛落適耿喜路經山下致被飛石砸傷偏左接連顛門左並左額角滾落溝內移時殞命報由遼陽地方檢察廳驗明屍傷起訴移送審判廳訊明將高奎仁依過失殺人律擬徒收贖於宣統三年三月初六日判決該地方檢察廳以引擬未當呈請轉送覆判到廳查過失殺人之律必係殺人之事實非意料所及方能援引此案高奎仁因在山用藥炸石致砸傷耿喜身死該犯既知藥炸石裂堪以殺人僅以空言預告躲避並未明立標識使人望而遠防以致殺人誠不能謂出意料之外核與過失殺人之律註不相符合未便曲為援引高奎仁應改比照捕戶於深山曠野安置窩弓不立望竿傷人致死者徒三年律擬徒三年

仍追埋葬銀一十兩給付屍親具領以資營葬餘如原判完結此判

夫妻口角以致自盡

新民地方
審判廳案

緣已死孟李氏係孟吉順之妻在新民府屬興隆堡居住孟吉順與孟李氏平日夫婦和睦宣統二年正月間孟吉順出外受僱與承德縣屬界高雙台屯某某傭工其妻孟李氏因家貧難度亦帶同其子受僱與同屯人張殿臣家煮飯傭工言明十個月價東錢一百四十吊其子女即在張殿臣家食宿亦不津貼錢文八月間孟吉順因病歇工回里亦在張殿臣家調養與其妻孟李氏另屋居住嗣孟吉順傭主某某因孟吉順回家久不赴工來信辭退孟李氏以孟吉順病愈閒居無事屢勸其另覓工作掙錢度日孟吉順置之不聽九月十四日孟李氏因貧苦難度復向孟吉順用前言相勸孟吉順斥其多管孟李氏用言頂撞孟吉順怒罵彼此口角爭吵孟李氏聲李氏聲言如此貧苦生不如死孟吉順亦不在意各自寢息詎孟李氏生性愚拙次早乘孟吉順出外拾柴頭私自赴街買得洋火一包攜回將洋火頭刮下七盒吞服心中難受卧倒炕上午後孟吉順回歸瞥見當向追問孟李氏告以因孟吉順懶惰不能掙錢屢勸不從又被斥罵氣忿莫釋已經吞服洋火意圖自盡孟吉順當即告知張殿臣同為覓醫看視用倒藥灌救吐有黑水孰意孟李氏受毒過重醫治無效延至十九日早毒發身死經該屯百家長王有才等聞信前往查看問明情由偕同張殿臣報知巡警第十二分駐所轉報地方檢察廳派陳委員德潤詣驗因查各供言語閃爍恐有隱情派司法巡長王有才前往秘密調查旋據報告謂已死孟李氏實與傭主張殿臣通姦因被人撞破羞忿自盡伊夫孟吉順聽從張殿臣邀中劉朗軒私和得財各情開單起訴送請豫室到廳當經本廳迭次分別提訊據各供晰前情不諱復經本廳先後移准檢察廳將要證劉朗軒並丁振起及其子丁小橋傳送來廳提同質訊供亦無異並據劉朗軒供稱九月二十日因聞其戚張殿臣家傭工服毒自盡前來探望實無代為張殿臣向孟吉順花錢說和情事丁振起亦稱孟李氏係與其夫孟吉順口角氣忿吞服洋火身死並未聞因與張殿臣通姦羞忿自盡劉朗軒從中說和之事回家亦未說過此事質之丁小橋供稱委係年幼無知隨口胡道今蒙提訊不敢妄供訊據百家長王有才鄰佑徐文福等僉稱前情如出一轍並各出具甘結倘查有孟李氏因與張殿臣通姦羞忿自盡實據甘願領罪等語迭次研詰供仍如一委無起衅分故至張殿臣腰路子冊地三天據供早年租與同屯人李成全佃種年納租錢一百五十吊現時亦無出典鄰里皆知係調查各節均係傳聞所致眾供確鑿案無疑義應即判決 查現行刑例載妻與夫口角以致自

盡無飭痕者照律勿論等語此案孟李氏因其夫孟吉順歇工閒居貧苦難度勸令工作彼此口角被夫斥罵該氏生性愚拙氣忿輕生吞服洋火越日毒發身死既經訊明並無起衅別故死由自取與人無尤孟吉順應照律勿論丁小橋信口胡言本有不合惟年未及歲應予免究張殿臣訊無與孟李氏通姦致令該氏羞忿自盡應與訊無私和人命之劉朗軒均行放免回家安業案已訊明未到案之王信應免傳送一千省釋屍棺由檢察廳飭埋此判

凶惡蔑倫

新民地方
審判廳案

緣已死徐晟係漢軍正白旗不記佐領人在新民府蕭家街居住係已死徐長印親子平日並無忤逆情事在其姐丈蕭春家傭工度日宣統二年二月間徐長印因腿自行被車軋飭亦在蕭春家調養五月二十九日晚間徐長印腿仍未愈需洋醫治即向徐晟索要錢文徐晟回稱無錢並稱尚須留錢娶親徐長印聞言忿恨將徐晟斥罵徐晟被罵走出隨各睡歇三十日黎明時蕭春查看門外地畝令徐晟起身關門適徐長印亦出院小便與徐晟撞遇觸起前恨復向斥罵並上前撲毆徐晟順拾砍柴鐵斧連向徐長印回砍致傷徐長印右額角右太陽右耳近上等處徐長印聲喊倒地徐晟畏懼住手逃跑經蕭春回家看見向徐長印問

明情由扶炕調治當即信知徐長印之胞兄徐長勤堂弟徐長庫內弟黃鳳表兄熊保昌等待看徐長印亦將被徐晟砍傷情由向徐長勤等告知並言傷重難愈囑徐長勤不必報案作主將徐晟處死延至晌午時分徐長印因傷殞命徐長勤當日購棺將徐長印殮埋蕭春適因患病未能報案徐長勤起意將徐晟活埋致死六月初五日邀允徐長庫黃鳳熊保昌各帶鐵鋸徐長勤手携麻繩將徐晟找獲捏稱前往培坟令其同至坟前磕頭徐晟信以為真同至坟所徐長勤喝令徐長庫黃鳳熊保昌幫同用繩將其捆縛並各用鐵鋸挖成土坑將徐晟抬入坑內用土掩埋身死經百家長高德春查知報由巡警第四區轉報地方檢察廳派傳委員光祖前詣勘驗起訴前來迭次提訊各供前情不諱研詰至再供仍如前案無遁飾應即判決查律載子毆父殺者斬立決又例載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有罪卑幼之案如卑幼罪犯應死為首之尊長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治罪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各減一等又律載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處十等罰各等語此案徐晟因被伊父徐長印罵毆敢用鐵斧回向迭砍致傷徐長印太陽等處移時身死實屬凶惡蔑倫自應按律問擬徐晟合依子毆父殺者斬立決律擬斬立決業已被埋身死應毋庸議徐長勤係徐晟期親胞叔起意邀允徐長庫等將逆犯徐晟

活埋身死實屬擅殺亦應按律科斷徐長勤合依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有罪卑幼之案如卑幼罪犯應死為首之尊長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治罪例照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處十等罰律擬處十等罰罰銀十五兩徐長庫黃鳳熊保昌聽從徐長勤糾邀幫同捆縛挖坑活埋係屬為從均合依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各減一等例於徐長勤處十等罰律上減一等擬處九等處罰各罰銀拾二兩五錢如無力完繳徐長勤折工作六十日徐長庫黃鳳熊保昌各折工作五十日限滿釋放蕭春訊因患病未能報案應免置議凶器鐵斧案結存庫備照麻繩銷燬各屍棺已由檢察廳飭埋無干省釋此判

職官妻妾至使家丁毆斃侍女

南昌地方審判廳案

緣鮑李氏係候選知州鮑恩波之妻未有子女於宣統二年與嫡子大吉小二家丁劉華江及隸身服役使女金鳳隨鮑恩波來江西寓居棕帽巷劉華江與金鳳素無嫌隙金鳳年十一歲性質愚拙好吃懶惰鮑李氏屢次責打本年正月初三日鮑恩波曾因金鳳過犯薄施訓責均未成傷初四日金鳳腹瀉遺糞於褲被鮑李氏看見拾起木柴一根毆傷金鳳右腿右額角金鳳跳脚咆哮鮑李氏氣忿喝令劉華江責打劉華江接過木柴連毆傷金鳳右手腕右乳金鳳站立不穩側跌倒地在石礎上

磕傷偏左連左太陽左耳根即經劉華江將金鳳扶起詎金鳳傷重延至初七日下午午身死鮑李氏害怕即僱粗工胡壽貴買棺裝殮送往德勝門外沙窩地方掩埋後被巡警查悉報由巡警道憲拘提劉華江解送南昌地方檢察廳提起公訴到廳復由檢察廳督同檢驗吏周耀彩傳同地保熊耀發土工胡仁發陳素青等帶往沙窩地方起出屍身如法相驗驗得金鳳屍身右額角右乳及偏左連左太陽左耳根有致命傷三處右腿右手腕有不致命傷兩處委係生前受傷身死填具屍格移送前來經本廳迭提劉華江研訊始猶狡供迨傳到鮑恩波鮑李氏三面環質始各供認前情不諱核與屍格內所填傷痕相符應即判決（援據法律及理由查律載以威力制縛人及於私家拷打監禁因而致死者絞監候以威力主使人毆打而致死傷者並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一等又例載家長未生子女之妻毆死隸身服役之使女者流三千里又名例載共犯罪而首從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又載凡婦女犯該徒流以上除犯姦及例內載明應收所習藝者一律按限工作不准論贖外其尋常各案准其贖罪又載凡三流及極邊或烟瘴地方安置者核其所犯罪名如係常赦所得原無論流置均毋庸發配即在本籍或犯事地方收所習藝工作又律載家長毆雇工人非折傷勿論各等語此案鮑李氏因使女金鳳腹瀉遺

奠於褥輒用木柴毆傷致命之處猶復主使家丁劉華江重毆多傷並致磕傷受傷身死其平日之虐待金鳳威遣僕役已可概見合應按律問擬查鮑李氏係威力主使之人本應照主使為首擬絞律擬以絞監候惟金鳳係鮑李氏隸身服役之使女究與凡人不同按名例載共犯罪而首從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則鮑李氏雖為主使之首犯自有問罪之本條鮑李氏合依家長未生子女之妾毆死隸身服役之使女者流三千里律流三千里照例准贖劉華江係鮑恩波之家丁輒敢下手毆傷金鳳致命應同凡鬪論抵惟劉華江分係家丁對於主母之使女何敢逞凶妄毆是則劉華江之毆打金鳳實係鮑李氏之威力主使不敢不從雖行毆人之事而無毆人之心若照凡鬪論抵未免情輕法重劉華江合依威力主使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一等律於絞罪上減一等流三千里核其所犯罪名係常赦得原毋庸發配即在犯事地方收所習藝工作十年限滿釋放鮑恩波於初三日訓責金鳳未曾成傷按律勿論惟於其妻鮑李氏主使家丁劉華江毆傷使女金鳳越三日身死何至漫無覺察案經巡警查悉拘提劉華江訊問仍不出首呈究實屬有心容隱查親屬相為容隱律註家長不得為雇工人隱義當治其罪也等語鮑恩波於鮑李氏主使家丁劉華江毆傷使女金鳳身死劉華江係屬僱工義當治罪而相為容隱實屬不合惟鮑恩波供係職官未便議擬處分候呈 提法憲酌核辦理鮑恩波之子大吉小二訊不知情亦未到場幫毆應免致議凶柴供棄免起屍棺飭埋此判

因忿故殺幼女

營口地方
審判廳案

緣朱洪業係蓋州人光緒二十八年間娶再醮之婦王氏為妻將七歲之女丑子隨帶撫養三十年間郭梁氏用聘禮洋七十元媒聘丑子給伊三子郭盛榮為妻王氏於改嫁後生有兩子長子現年七歲次子三歲宣統元年七月間王氏又生一女取名雨子至九月間王氏病故郭梁氏慮及丑子無母失教屢次託人央說欲將丑子迎娶過門朱洪業因丑子新居母喪又家有子女賴及照料未允郭梁氏起意強娶於十月二十日帶同郭盛榮並女眷二人乘坐大車去至朱洪業家將丑子搶去與郭盛榮成婚朱洪業因兒女等啼哭不休心生煩腦目覩兩子俱幼已屬苦累不堪小女雨子止四個月無人養育終難存活莫如將女摔死覺得乾淨當時雨子從炕內抱起向火爐摔去致將其顛門相連左額角額顛相連左太陽左眉並腦後等處磕傷雨子墮地氣絕殞命郭梁氏聞知慮被圖賴往報巡警朱洪業即以郭梁氏搶伊大女將其幼女踹死等詞赴局投報當被警局扣住轉報檢察廳相驗起訴到廳朱洪業自認摔死伊女不諱郭梁氏等亦俱供晰前情應即判決 查律載其子孫違

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故殺者杖六十徒一年註曰無違犯教令之罪為故殺人居父母喪而身自嫁娶者杖一百又嫁娶違律若由父母主婚者獨坐主婚各等語此案朱洪業因郭梁氏將聘定伊妻隨帶前夫之女丑子恃強搶娶為其子郭盛榮成婚該犯當丑子被搶後目擊子女年幼哭泣無人撫養頓生煩惱將其幼女雨子棒傷身死後聞梁氏往報巡警即以伊女係被梁氏踹死之言赴警局捏報雖殺女非因圖賴而誣報即自供認論情不無可原惟查已死雨子生甫四月是無違犯教令之罪以致慘遭棒斃自應科父故殺朱洪業合依子孫違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故殺者杖六十徒一年律擬杖六十徒一年照章免杖按所徒年限收所習藝期滿釋放郭梁氏明知丑子居喪因已聘為子媳起意強娶則丑子與梁氏姑媳名分已定應同父母主婚論若照期約未至男家強娶律科斷是置丑子居喪於不問情罪殊未允當如丑子之嫁出於自主當科丑子杖罪茲由梁氏強迫自應罪坐主婚郭梁氏合依居父母喪嫁娶律擬杖一百照章追取罰金十五兩如無力完繳改折監禁丑子與由其母主婚強娶之郭盛榮業已罪坐主婚均毋庸議未洪業所遺二子即交丑子撫養俟朱洪業罪滿釋放領回以報其繼父撫育之恩案已擬結未到人證免傳省累此判

龍從母命戳傷胞弟身死

江甯地方廳案

緣趙曾氏蔡金科分籍安徽來安縣主老五籍隸清河縣已死趙大興係趙曾氏之子即趙大有之弟蔡金科係趙大有之妻弟王老五與趙大興隣居素無嫌隙大興向來不務正業嗜酒好賭常向其母索錢吵鬧違忤已非一次七月二十五日趙大興又向趙曾氏索外花用趙曾氏不允未遂其慾趙大興竟敢辱罵趙曾氏趙曾氏一時氣忿起意率令趙大有轉邀蔡金科王老五將趙大興毆死除害趙大有迫於母命遂聽從轉邀王老五等應允彼此商議假稱蔡金科有過店洋錢情願借與趙大興數元解和必須同至朝陽門外往取趙大興信以為實初更以後趙大有約同蔡金科王老五將趙大興誘行至朝陽門外偏僻地方已有二更時分趙大有先將趙大興揪倒按其左手蔡金科幫同按其右手王老五帶去石灰迷塞趙大興兩眼趙大興喊救蔡金科趙大有走開王老五用刀在趙大興頭上身上亂戳記不清是何部位因見趙大興不能動彈各自回城嗣經地甲查見屍身將該犯趙大有王老五蔡金科獲案並据屍母趙曾氏以次子趙大興忤逆率令長子大有邀得王老五等將大興致死自行報告到案當經上元縣詣驗訊供詳奉批飭江甯地方審判廳復訊擬辦等因准上元縣將人犯卷宗一並移送由檢察廳轉送前來即經提犯

詳細研訊据前情不諱再三究詰矢口不移案無遁飾應即判決

查律載尊長謀殺卑幼已殺者伊故殺法又子孫違犯教令父母故殺者徒一年律註無違犯教令之罪為故殺又子孫毆罵父母而父母毆殺之勿論又例載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者有罪卑幼之案如卑幼罪犯應死為首之尊長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治罪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各減一等又律載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處十等罰各等語此案趙曾氏因次子大興索錢不遂其慾輒敢忤逆辱罵一時氣忿起意率令長子大有轉邀王老五蔡金科將趙大興致死查趙大興罵詈其母先有應死之罪若照故殺科斷而註內專以無違犯教令之罪為故殺則凡有違犯教令以及辱罵其母者即不得以故殺論趙曾氏應依子孫毆罵父母而父母毆殺之勿論律擬以勿論趙大有聽從母命轉邀王老五等截傷罪犯應死之胞弟趙大興致死自應按例問擬趙大有應依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有罪卑幼之案如卑幼罪犯應死為首之尊長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治罪例問擬係為從應於擅殺應死罪人處十等罰律上酌減一等處九等罰銀十二兩五錢王老五聽從趙曾氏截傷趙大興身死蔡金科幫同下手徧查律例並無毆死罪犯應死之子聽從下手者作何治罪名文惟例載期以下有服尊長殺死有罪卑幼之案如卑幼罪犯應死為首之尊長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治罪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各減一等例內止言期親以下尊長而不有父母舉輕以賅重也今趙曾氏係大興之母重於親親尊長王老五蔡金科應化照親親以下尊長殺死有罪卑幼如卑幼罪犯應死為首之尊長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治罪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各減一等例問擬王老五蔡金科於擅殺應死罪人處十等罰律上減一等處九等罰銀十二兩五錢追銀冊報屍報已由縣飭屬領埋此判

族制門

父繼子毀

安慶地方
審判廳案

緣趙濟貴祖父邦陞生子三人長時柯次時甲又次時富時柯出繼長房即邦陞之
 兄邦治為嗣其原配查氏及續娶戴氏均無所出妾吳氏生子亦早殤時甲子一譜
 名濟寵為本房生子時富之子即為濟貴時柯續娶之妻戴氏於同治九年八月去
 世當以姪濟貴披麻成禮依鄉間俗例謂之主祭並未寫立繼書及同治十年七月
 吳氏生子濟來適屆修譜之年時柯係屬長房兼充館中首事遂以濟來登譜以濟
 貴仍叙入本支時濟貴纔十有餘齡時甲時富均早經身故一切唯時柯是聽旋吳
 氏復生子濟發至時柯去世以有濟來濟發即未令濟貴持喪濟貴向住省城濟來
 濟發居鄉即分家亦未通知本歲族中修譜濟貴下鄉理論言吳氏雖生有濟來濟
 發然伯母戴氏去世時由伊主祭伊實分為嫡長經譜館族尊評議勸令濟來濟發
 等酌給若干財產內譜仍各歸各叙毋庸再事紛更濟來避不到場濟發夫婦不遵
 幾至恃蠻用武趙濟貴遂以父繼子毀向理反詈等情赴廳起訴飭傳訊悉前情一
 再推求案無遁飾應即判決查例載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

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若立嗣之後卻生子其家產與原立子均分又律載所養父母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各等語此案趙時柯雖經出繼長房邦治長房早經故絕則時甲時富等實為時柯之本生同父周親時柯妻死無嗣時甲子濟寵應顧本房照承繼定例本應以承富子濟貴為嗣雖鄉俗另有主祭名色謂與立繼不同然時柯當時既令濟貴成服斬衰豈能於過繼以外別求名義是以後雖復生有濟來濟發既未聲明濟貴還宗自應視與所生為一體所有時柯家產自應按股均分乃時柯不明大義生子即予取銷亦不分給家財實屬違例姑念鄉間習慣終以主祭非過繼可比沿襲已深且時柯去世時既未令濟貴持喪濟貴亦未盡送終之禮又據族長趙錫堂及族人濟桂濟鴻等一再供明謂濟貴係主祭而非過繼應准酌量核判着濟貴仍接本支惟濟貴究曾主祭在先應酌給家產十分之一以重嗣續而昭公道家產估值貳千串文之譜濟來濟發等應合給濟貴錢貳伯串文至趙新沐所供之濟寵主祭濟來濟發所供之伊妣主祭各層均為保守家財希圖抵制起見時宏濟昌係濟來濟發邀同到案濟昌并與濟發同居亦豈能諉謂不知其為有意混供尤屬顯而易見庭訊時濟來濟發叫囂無狀不守法庭秩序本應照章酌判拘留茲以天氣炎熱異常從寬交令族長趙錫堂帶回管束如再不遵約束及或恃蠻生事准其赴廳稟究以肅教令而明法紀訟費按貳百五十兩以下之財產訴訟計算應徵費銀陸兩伍錢證人趙錫堂趙濟桂趙濟鴻各到庭二次應徵費銀三兩川資旅費銀三兩趙新沐趙濟昌趙時宏各到庭一次應徵銀壹兩五錢川資旅費銀壹兩五錢着趙濟來趙濟發措繳分別歸公給領分關抄存備案原件連同家譜二本發還此判(民)

絕滅之家無人承繼

重慶地方
審判廳案

緣楊煥章楊三合均籍隸巴縣楊廷柏係楊煥章等五服外族叔生二子長洲福即長盛娶妻宋氏有子楊翰臣宋福泰係宋氏胞兄武生張茂廷係宋氏表兄次洲發早故遺妻景氏無子先年宋氏與景氏構訟由縣控府曾經前任府王判楊翰臣雙桃在案楊長盛景氏均先後身故其子楊翰臣遠貿在滇年久未回亦無音信聞人傳說在大理府病故亦有云在途次身卒說雖不一并無的信楊長盛故後所遺銀錢經宋氏手買有壹千叁百兩銀田業一契取押佃銀叁百零貳兩并買當東水門力幫船輪子一股半宋氏旋即鄉居張茂廷因宋氏家無人時為幫管家事宋氏買業涉訟需費曾將田業押借張茂廷之婿唐德周銀伍百四十兩去歲六月楊宋氏身故喪葬一均張茂廷經手辦理楊宋氏遺存衣物契約亦寄放伊家宋福泰在

楊宋氏家僱工亦不盡悉楊煥章等疑其侵吞七月內控經前署巴縣廷集訊斷令楊長盛家業暫交宋福泰代理不准張茂廷染指並飭尋楊翰臣回家殊張茂廷延抗至今仍前把持契約帳據不交復於經徵遞稟希冀賣業楊煥章等乃以提公續嗣呈訴到廳准理票傳於五月十七二十六等日集證迭次訊悉前情應即據理判決(判)查絕滅之家無人承繼例應將其財產入官不能聽外人侵吞此案張茂廷插管楊宋氏家業多歷年所楊宋氏故後控經縣斷猶復延抗不交出殊屬非是本廳集訊仍前狡執收所看管始認將一應契約帳據及衣物箱隻囑其婿唐德周代取繳案本廳嚴懲姑念年逾七十從寬免議當庭將所呈契約帳據衣物箱隻查驗明白本廳斟酌情形楊宋氏所遺產業既為唐德周所押即責令抵押之唐德周照原價接買除去抵借銀五百四十兩及押佃銀叁百零貳兩外餘剩價銀四百五十八兩此本絕產例應入官惟楊翰臣在滇身故與否僅得諸傳聞並無確據遽予入官設將來生還衣食何資而楊廷相等墳墓亦復年久失修楊宋氏身故僅僅土葬又未齋薦諭於業價內提銀壹百五十八兩交楊煥章楊三合經手修墓齋薦餘銀叁百兩暫行存案俟滿三年如楊翰臣仍無消息再行充作地方公用其船輪子念宋福泰年老貧窘其妹在日亦曾有給伊養老之說即仍歸其經收不准當賣每

異姓亂宗爭立構衅

貴陽地方
審判廳案

緣熊周氏籍隸貴筑縣幼嫁沈姓夫亡遺一子名小發光緒二十一年熊培蘭因正室鮮于氏無子娶以為妾沈小發時僅二歲隨母過門寄養久之周氏無出復娶楊氏僅生一女宣統三年正月培蘭病故遺有板房一所田計種一石八斗五升土計種四斗皆培蘭生前手置培蘭有同祖弟熊培恩生有二子長名升妹次名二發以序當立升妹為嗣周氏以培蘭在時曾立約允嗣小發為嗣不願族人干涉而族人熊建章以約係偽造小發不應承嗣督使升妹兄弟聲言驅逐彼此爭執適周氏母子進城建章等即將其存穀十石餘并子母牛二頭一併擅售互控到廳片請檢察官蒞視訊明前情應即判決(證明理由及判斷之理由)查此案兩造所爭之點均在抱約熊周氏謂係其夫所立小發應得承繼熊升妹等則謂約係偽造小發不應承繼不知異姓亂宗律有明禁小發以沈姓子隨母改適無論熊培蘭曾否立約允許

照律均不准為嗣升妹雖律應承繼然遠欲握其金產亦非情理之平查熊培蘭手置田房僅此數處其兩妾幼女均應享有以資生計小發隨母同居恩養日久娶有妻室亦應酌量分給使母子相為依倚以符定例而協人情判令兩造央集族戚鄰甲以熊升妹為熊培蘭成主立嗣并為明白清理將培蘭所遺田土除去喪葬費用外其已經當出者他日由熊周氏熊楊氏熊升妹合資取贖三股均分餘存田土若干劃分為三以一分給熊升妹以一分給周氏母子以一分給楊氏母女以資養贍其房屋家具劃分為二一分永給周氏母子一分暫給楊氏母女他年女嫁母故除奩資喪費外所遺財產概歸升妹承受倘楊氏中途改適應將所分得之房屋田產概交熊升妹經營不准携以出嫁至熊建章等擅賣周氏之穀與牛念係親屬姑免懲治着令賠還案由熊升妹爭立構衅訟費銀四兩二錢即着熊升妹照繳此判宣統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貴陽地方審判廳民庭庭長唐楷文

捐執譜餅不發及不允上譜

南昌地方
審判廳案

緣劉思勝南昌禮坊村人貿易於省城宣統元年十一月親生一子有誤傳其以錢買得者族人信之阻不上譜劉思勝控於南昌縣謂族長劉啟英等之不為其子上譜皆出於劉連生劉洪美劉六仔等之主使也縣主查悉劉思勝之子實係親生諭

令劉啟英等具結上譜已息案矣次年劉思勝往領譜餅族人則不發劉思勝則具狀訴稱劉連生等因索錢十六串不遂之故主使族長不發餅劉連生等則辯稱劉思勝數載未還故鄉族人必待其親往而始發餅實無勒索錢文事經本廳當庭質訊諭令劉思勝與劉連生等同往領餅族人卒不與兩造同覆命於庭而各執一詞以相爭論爰據情而判曰劉思勝子係親生曾當縣官具結上譜則譜餅自無不發之理劉連生等既與劉思勝同時赴鄉即應勸族人發餅了事乃奉諭而往空手而回此中非有所需索即有意播弄甚非本廳愛民息訟之意劉連生等着速將譜餅領到轉給劉思勝以息爭端惟據供稱此次劉思勝之胞叔劉元有等怒思勝之疏於祭掃粗於爭訟議令劉思勝祭祖打炮煮麩分餉以謝族人然後發餅鄉間整飭族規習慣或應如此劉思勝應於接餅之後酌量捐錢數串文交其族人從俗舉辦以釋嫌隙而順眾情庶此後年年接餅不至再生齟齬生兒當喜歡何妨具酒食以相宴樂同宗貴敦睦無為留芥蒂以貽子孫在劉思勝之子應分譜餅族人不得把持而劉連生等勒索錢文原情姑免咎責兩造仰即遵斷完案以聯族誼訟費銀三兩着劉思勝劉連生劉洪美劉六仔四人分繳此判(民)

爭繼

各省審判廳判牘

判牘類 族制門

甯波地方
審判廳案

法學研究社印行

緣蔡興樞生三子分為天地人三房人房吳台生三子長嶺青次榮卿分為松柏二房榮卿生子和霽娶妻董氏和霽早卒無子以天房下和霖之子同瑞為嗣松房嶺青於宣統元年十一月在上海身故妻與側室皆無出臨終時遺命以和霽子同瑞為兼祧孫由其婿張壽鏞陳廷瑞寫立遺囑一帛當有妹蔡王氏女陳蔡氏張蔡氏妾蔡錢氏暨堂姪和霖和霽在場見面嶺青故後即將此囑發布并立遺命允遵據一帛由房長蔡丕恒首先畫押其餘房族或承認或不承認紛紛交証累月不決同瑞繼母蔡董氏以本房只有一子族中既有爭議亦不願其子同瑞兼祧松房乃復由房族公親調停更以房下和霽為嶺青次嗣與同瑞並繼即於是年十一月立草繼書一紙房族公親均經簽名畫押嗣後房長蔡丕恒以為繼事已定房族不無微勞爰集邀天地兩房名下子姪議立分潤據一紙除尊祀曰三萬兩外房長得一萬兩均和安愛敬五房得二萬五千兩應繼不繼如和霽等五人得四萬兩其據當歸蔡丕恒收執嗣後各房子姪紛紛向蔡同德支取銀錢該號賬房和霽自以為有應繼資格應即乘機利用交結房族希圖入繼宣統二年四月間同瑞母蔡董氏登報退繼和霽乃以銀票二萬五千兩暨現銀五千兩誘令和霽退繼由和霽出立推讓據一帛交於和霽轉交蔡錢氏收執宣統二年十二月房長蔡丕恒又唱三人並繼之

議立和霽和霄和霽為嗣邀集各房族立定繼書四本宗長蔡開松暨公親張壽鏞等皆不服先後具控道府另縣提訊在案本年二月蒙撫憲批交本廳審理當由鄞縣將一起卷宗移交前來爰即傳集兩造人證一再審訊合行判決如左（判決理由）查此案始終可分為三說最初為遵守遺命立同瑞一人係公親張壽鏞等所主張次議以和霽與同瑞並繼則公親與房族調和之策三議以和霽和霄和霄三人並繼則房族蔡丕恒等所主張變幻什奇莫可究詰夫立繼原為死者起見則定一抉擇之標準自必以死者之意思為前提就理論以推測死者之意思必欲擇一能保守財產之人且必欲以財產歸與最親愛之人是可斷言遺命為死者意思之微表親族合議亦不過補充死者之意思本案張壽鏞等奉有遺囑發布之後房族中有贊同者有異詞者於是有房族之會議綜觀遺命及房族會議而得有應繼資格者不外同瑞和霽和霄和霄四人本廳於此四人中重加選擇亦惟本死者主要之意思與夫補充死者之意思為斷定查和霽受嶺青生前之委託為蔡同德號內賬有收支財產之權即有管理財產之責嶺青故後繼嗣未定即財產之權利者未定應如何力圖保存以顧大局乃視若無主之物任人支取至耗去十四萬餘元之鉅該號倒閉在即已負嶺青付託之本意更復從中播弄希圖入繼內結錢氏外誘房族

無非藉死者之遺產供結納之具承繼所以保產繼未定而產已耗死者有知能無心痛其不合承繼之資格者應無疑義和霽曾經親族合議與同瑞並繼本無不合但貪利退繼實屬不知大體其出與和霽推讓據一帝現存蔡錢氏之手為張壽鏞等所揭發業由蔡錢氏當堂供認此據現在上海此種行為蠢無知識只緣胞叔蔡丕恒為房長因得與草繼書之列至其私用同德銀至五千兩之多尤為浪費無疑應即除斥至和霄雖無特別應繼資格但查其所用同德號款項不過二十元較之各房族中尤為難得只此一端其不貪非分之財而足以保守遺產可以推定且於本案最少爭議其列入三人並繼之內亦無非聽房族之命應准其承繼松房以符折衷之議同瑞先奉遺命認繼後以奉母命退繼公義私情之交迫或不得已而出此婿青本親親之意以遺命令其承繼亦屬人情之常本廳為尊重死者意思起見仍令兼桃松房以符遺命該房財產先由各房族紛紛浪費以致同德號虧款甚巨殊堪痛恨既由和霽抄呈同德支付賬目自應按照各人名下所用逐一查究其投案各人業經當堂自認已令照數出結俟事後交於和霄同瑞收執以備查追所有財產現仍由張壽鏞王庸音暫行保管一俟判決確定即行分別移交以完執行遺命之義務房長蔡丕恒對於此案反覆無常計其陸續簽押遺命允遵據一次草繼書一次二人並繼書又一次視繼位如奕棋實屬不成事體復創立分潤名目瓜分遺產竟有房長得一萬兩之議據為自己而處分他人之財產非特無效抑且不法房長如此無怪各房子侄之羣思蔡指也推其錯誤之原因實由於繼憑房族利須均沾之主又橫貫於胸中並非從死者意思設想應將其所立繼書暨財產分潤據一併認作無效宗長蔡開松尚無分潤情事惟聲稱生前受婿青厚恩意在尊祀保產而三人並繼之書旋復添押未免言行不符又查其具控道府曾痛詆和霽為此案禍首現則竭力主立和霽前後矛盾亦不可解陳廷瑞同奉遺命旋又起立繼之草書致貽口實亦屬咎無可辭其餘案內各人舉證尚多但只關箇人聞之詰責於本案根本上無甚關係悉置不論茲將主文摘示如左（判決主文）蔡婿青無子着以堂侄和霄為嗣子以胞侄和霽子為兼桃孫所有一切遺產除蔡錢氏舊有衣飾仍行歸還外餘悉歸二人受管又此案蔡開松以宗長名又為原告張壽鏞以公親名又為被告均非為自己訴訟其印花費三百五十五元應於遺產項下支銷此判

立繼嫌隙

杭州高等
審判廳案

訴訟事實緣浦德年即三明明隸籍海寧其堂叔崇雲即永生所生二子長德勤次德全均身故無子應以伊子祥漢承繼方符同父周親之例乃德勤妻浦費氏不允自

於宣統二年冬領養周叙財之次子雲生為子後來彼此涉訟本年二月二十六日經海甯州以德年與浦費氏既有嫌隙且有向浦費氏家滋鬧阻殮情事斷令族中協議為浦費氏另擇賢愛不許德年之子祥漢承繼德年不服於五月初二日上訴到廳經調取卷宗傳集人證遵章片請檢察官蒞庭集訊三次諭據族長順才等開呈德氏祥氏兩派名單又據該族長等請求並為德全之妻朱氏立繼又據浦費氏請求以德華之子入繼為嗣經傳德華到堂面訊據供情願等語案經再三研究已無遁飾 援據法律之理由 查律載無子立繼應繼之人平日先有嫌隙則於昭穆相當之內擇賢擇愛聽從其便立以為嗣等語此案浦德年與浦費氏既情不相能且屢次涉訟揆之律意自不能再許其子祥漢承繼致多紛擾除德年外與德勤昭穆相當者有德富德才德華皆各有二子而浦費氏請求德華之子為嗣德華亦極情願於擇賢擇愛之意尤為符合該族長等請求並為德全之妻浦朱氏立後尚近情理惟主張以德華次子祥漢承繼浦朱氏近於調停非正當辦法自應以德華次子祥林承繼德勤兼祧德全為是合行判決 判決主文 判得浦德華之子祥林令其承祧德勤德全兩房為後所有一切產業歸祥林承受德勤之妻浦費氏所領周姓之子作為義子將來亦許酌給財產但不得即以為後德年不得希圖財產

任意混爭族中如有再行聳使涉訟情事由浦朱氏另行起訴按律懲辦上訴費用由敗訴之浦德年負擔俟判決確定後執行此判

